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 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4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吉恩·夏普著 傑米拉·拉奎伯協助編撰 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 蔡丁貴翻譯 林哲夫審訂 林芳仲主編

- ◎ 版權為吉恩·夏普所有,出版日期2009年6月。 通信住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P. O. Box 455, East Boston, MA 02128. 電話:(617)247-4882,傳真:(617)247-4035,E-mail: einstein@ igc.org,網址:www.aeinstein.org 非經取得作者之書面同意,本文件不得出版或 翻譯。徵詢本文件之出版或翻譯,請與上址連 絡。
- ◎ 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資深學者。在此向瑪莉金恩博士(Dr. Mary King)及羅伯 L. 赫爾維 (Robert L. Helvey)的指導致謝,並向亞伯特愛因斯坦研究院董事會對準備本文件的支持表示感謝。

譯者序

2008年10月25日台灣教授協會與本土社團,在立法院前門開始強烈抗議馬統幫公然傾中後而成立「公投護台灣聯盟」(以下簡稱「公投盟」)。彼時,國內外台灣人民因本土陣營大選失敗而士氣低落。2009年夏天在美東夏令營主辦單位的邀請下,我向大會報告「公投盟」奮鬥的情形,以「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作專題演講,並先後到美國與加拿大之城市拜會,鼓勵海外台灣鄉親繼續爲「後頭厝」的困境提供關心與協助,得到海外鄉親的正面回應與支持,得以延續「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其間,利用到美國波士頓演講之便,與發

誓台灣沒有獨立建國就不剃鬍鬚的林哲夫教 授,一起拜會哈佛大學愛因斯坦研究院¹的 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午餐見面 時,林教授提到激請夏普博十再度到台灣指 導台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夏普博士是非暴 力抗争的國際級大師,曾經實地指導波羅的 海三國及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的獨立運動, 獲得令全球追求解放人民的敬佩。夏普博士 表示這不是客套,一方面他說年事已高,已 經不適合長涂旅行;另一方面,他說明最主 要的理由是,一個受壓泊的民族要尋求解 放,只能透過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實現這 個目標。我提早離開午餐出席演講時,確 實有點失望,無法掩蓋他同意授權由我來翻 譯他一本新書《啓動非暴力抗爭》(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喜悅。

¹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P. O. Box455, East Boston, MA 02128. Website: www.aeinstein.org

不過,等到我演講完畢,午餐時留下來 與夏普博十繼續深談的林教授,帶同來夏普 博士贈送的,一份散裝剛完成的「自我解 放(Self Liberation)戰略規劃手冊」一書。當 晚經過研讀,發覺這個手冊整理了受壓迫民 族, 尋找自我解放的所有知識與淮行實踐的 做法,如獲至寶。深覺台灣人民追求獨立建 國的運動就是台灣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 而這個運動必須從自我提升及提升人民之權 能(Self Empowerment)開始。演講結束返抵 台北之後,爲了按照手冊中提到的另一個重 點: 這種知識不要淪爲菁英分子所壟斷, 即 刻著手翻譯, 並由林哲夫教授激請數位具經 驗目有前瞻眼光的有志之十一起研讀, 漢文 翻譯草稿經過林哲夫教授的審閱,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決定將這本手冊印製出版,讓更多 關心台灣前涂的民眾與青年學生,可以了解 自我解放的戰略思考與做法。

00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值此馬統幫不顧台灣社會民意的反對,汲 汲欲與中國簽訂ECFA,企圖以經濟手段達 成國共兩黨併吞台灣的政治目的。台灣人民 一方面要阻止馬統幫背叛選前對台灣人民所 做「自由民主」的承諾,另一方面必須阻擋 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入侵。譯者期盼這本書的 翻譯與出版,能夠爲台灣社會普遍感到的無 力感注入一支強心劑。「自我解放」就是以 「人民的力量(People's power)」來解除自己 民族被滅亡的危機,進而建立自己的國家。 台灣人民必須培養能力,朝這個戰略目標邁 進。

譯者要在此誠摯感謝吉恩夏普教授,慨允 授權我們翻譯及出版這本他一生長期之心血 與智慧結晶的成果,以協助有志以戰略性思 考、規劃及非暴力之行動而尋求自我解放的 人們。

蔡丁貴

審訂者序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吉恩夏普教授自1990 年以來,對我在研究以非暴力戰略與抗爭來 追求民主、自由、公義及建立台灣主權獨立 國家的努力上,提供持續不斷的教導、慷慨 的協助及友誼。

任何大眾化的運動,雖然起初可能是極少數的人,基於某一遠大理想而發動,在其成長過程中,必經大眾的參與,導致動量、機動性、運動的方向、品質和理想的具體化及昇華,而將其運動策略化,企畫能符合藉此大策略完成最終理想,環環相扣主動性的系列活動。

回顧及探討數十年來,從事台灣的民主化

及建國運動,痛切地體會到身處國外,難有 連續性的參與,更難有機會擠進決策核心, 影響大策略的催化、探索及擬定。能在加、 美兩國接觸到數套社會運動所需的工具, 謹由衷向所信仰的上帝感謝開導、指引所 獲得的培能(empowerment through organizing people)的URM(城鄉宣道工作,1982年始於 Toronto);衝突處理(1994年始於Toronto), 幸在2002年再由陳校賢教授引進中性第三者 (TPN Ottawa); 開放空間技巧(OST, 2002年 始於台灣),非暴力的公民防衛(CBD,1994 年始於Boston)前後引進台灣,而或多或少 地助長了咱的運動,影響其品質,卻仍與最 終的理想目標,及建立新而主權獨立、充滿 **直善美、和平、公義、民主、人權、自由、** 法治,富有活力之多元公民社會的台灣國的 情景仍遠。此時正是有意願、魄力,繼續參 與運動的幹部雲集一堂,冷靜、坦誠地探討 過去的運動,如何被KMT誤導,屢屢喪失 其運動性及方向性,僅侷限於舉辦反應式的 活動,而一再喪失良機,此難關由誰如何重 啓另類思考之大門?

2009年蔡丁貴教授異類地放下台灣大學教 授的身段,以實際非暴力行動投入民主建 國運動,在國內外招兵買馬,籌募「老人 革命軍1,甚至遠飛到北美較多台灣鄉親 僑居的城市演講,也趕到紐約市參加「UN for Taiwan」的游行。並計畫之後到Boston、 Montreal、Ottawa及Toronto演講。我深受感 動,就與內人決定先從Toronto驅車到紐約市 參加此游行,然後接蔡教授,當他的司機, 提供從紐約至Boston、Montreal、Ottawa到 Toronto所需的交通。結果,反而是蔡教授全 程當了我們五天的司機。我的另一用意是想 藉此遠程的驅車旅行,找機會向藝教授介紹 上述四套社會改造工具的相關機構及負責主 導的人士。

與第一站的Gene Sharp教授的認識,則需要追溯到1990年2月初,在Boston參加他在哈佛大學執教時所主辦的「非暴力制裁」國際會議,而接觸到非暴力行動訓練的貴格會與加入他啓蒙創設的公民防衛國際協會(CBDA),也當了五年理事,在多倫多主辦了該會1995年的年會。而Sharp教授經四年多的拜託及邀請,終於在1994年12月答應咱的邀請,來台灣做爲期兩個禮拜的CBD的學術性演講及研討,共有:在戰爭學院非公開的一場演講、在立法院的兩場公聽會與南北十場的公開演講及研討會。

在他離台前,特別叮嚀挑戰一個長久被列入黑名單的人,想辦法正式由官方邀請,曾實際運用過CBD之理論的立陶宛前國防部部長Dr. Audrius Butkevicius,來分享其如何以非暴力策略及行動,擊退蘇聯五個加強師

的挑戰,成功地脫離蘇聯,重獲立陶宛的獨立,並貢獻於USSR之瓦解的經過。

依我所信,果然神不負有心人。雖1995年 5月須卦約在多倫多主辦國際公民防衛協會 的年會,而不能親自參與同一時間在台北 舉行的民准當不分區僑選立委的初選,卻 讓我擠進而當選第三屆僑選立委。1996年11 月初,隋立法院經貿訪問團去立陶宛,成 功地見到這位年輕的精神科醫生的前國防 部部長Dr A Butkevicius,索取其抗蘇的記 錄:「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運 動」,取得翻譯出版權(前衛出版社,1997 年2月),目成功地在1997年2月激請此位年 輕的精神科醫師來台訪問一個禮拜。在立法 院的公廳會外,南北五場演講中,詳細闡述 了其最後關鍵性奮鬥及智取的經過(書名: 立陶宛的非暴力抗争——和平解放的故事, 前衛),和在此之前所策劃,200萬人跨波海 三國首都600多公里所組織成的人鏈(human-chain),手牽手以展示其團結的決心,再獨立的盛舉。

Sharp教授和Butkevicius醫師不辭辛勞前後訪問台灣,他們在台灣的演講及分享,與在CBDA五年的理事經驗,間接地鼓勵了「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TRANPS)」在1999年5月的成立。主要是企畫利用民間團體來鼓吹、推廣CBD的觀念,教育及組訓計畫。

 年9月13-14日,由TRANPS主辦「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的學術研討會,改善了軍民雙方對公民防衛,在加強軍事國防與非武裝國防間互補性功能的瞭解,進而促成鄭國忠與曹啓鴻兩立委的協助,與教育部軍訓處合作下的軍訓課程的改編工程,也幸得施正鋒等數位教授的參與,和蔡國防部副部長與范政務次長幕後的支持。公民防衛雖非爲「萬能丹」,但在有預先籌畫CBD的教育及組訓下,卻具備對防犯、嚇阻及擊敗任何外敵的入侵,與國內政變、篡權等盲舉的潛能。

今後台灣國的國家安全與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有賴預先透澈且整全公民防衛的務實教育及組訓策劃及推動,也是咱自我解放建國運動中,藉著具體的行動及企畫,以充實心防、深化民主、鞏固台灣國之安全、和平及持續成長的一要素。

2009年9月13日,Sharp教授破例在禮拜

天接見訪客,在餐館見面寒暄及午餐後, 蔡教授因需先離開趕路去市郊演講,我們 就到Sharp教授所創辦的愛因斯坦研究所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繼續商討能否再 度請他來台灣支援,並指導咱所需的CBD 工作計書。他率直地回答說:第一、健康上 不再允許他長途旅行;第二、你們只需認 直研究策劃,則自力就可以做到,不需要 他人的幫忙。便起身走到他的電腦,列印 了兩份尚未出版的小冊 —— A Guide to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之指南》)的原稿給我 們。他不計較版權,但要我們做有品質、忠 實的翻譯,以供更多有台灣心的人精細地研 讀,使我們能更有效益地推動建國運動。

我非常敬佩蔡丁貴教授的精神、用心及所付出的犧牲,催促了不少人參加研讀此一指南小冊及所指定近一千頁的必讀文獻,此漢文翻譯本的出版及有心人士廣泛的研讀,必

定會貢獻並導致Sharp教授寫此書之主旨所期待達到的效應,及促使更多有心加入台灣民主獨立建國運動之陣營的人士,經常慎重探討,致力培育思考能力,從戰略觀點反省所推動、從事的活動與運動的相關性,並催促一群領導者集思廣智,致力擬定一套整全完成建國大業所需的大策略,並策劃相關系列的主動性活動及策略、戰術與方法。確信此書所有的讀者及台灣人將因其出版而獲益良多,促成獨立建國的早日完成。

能受蔡教授之託,爲此書的漢文版爲序, 是我極大的榮幸,並藉此機會向蔡丁貴教授 致敬,並由衷致謝!容我套一句英文格言: 「The last, but not least.」在台灣及寫此序文 時,直覺的感觸應指最後才提到,貢獻最大 的卻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簡稱PCT)!回顧數十年 來,台灣的社會改造及民主運動始終一貫,

秉持其信仰與基督的爱、公義及和平的三大 社會改造要素,參與關鍵危機時發表聲明及 官言,經常參與非暴力的行動行列,在人 力、智力及物力上,付出極高昂的代價而不 求回報,全無私心,默默耕耘,扮演先知、 祭司及其他多種的重要角色。PCT總會提供 重要的領導者角色,其中較年輕的牧師如林 芳仲、鄭國忠及鄭英兒等積極的參與URM. TPN. OST與CBD等的重要教育、組訓工作 計書。我確信PCT直接及間接地影響、貢獻 於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品質、潛能及今後 的成就,而浩福於台灣的國民。亦藉此文, 謹向這一大群的牧長致最大的敬意及謝意, 讓我這個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機會和他們共 事。

林哲夫

編者序

邁向新而獨立的國家

我代表全體編輯委員向吉恩夏普教授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他將他一生累積的智慧與成果透過許多連續的出版,以及愛因斯坦研究院的網站貼文,讓所有努力超越不公不義與壓迫,而能以戰略性的非暴力行動來追求民主與人權。我們特別感謝夏普教授於1994年12月前來台灣進行兩個星期的參訪與演講,向台灣的聽眾介紹公民防衛主要的觀念與理論,也特別感謝他於2009年9月授權同意翻譯及出版這本《自我解放指南》,及2010年10月即將出版的相關大約900多頁的推薦延伸閱讀資料。

01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自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揭示台灣的未來應該經由台灣人民的決定(自決),促使台灣成爲新而獨立的國家。 國際社會略可知道台灣人民的願望,在強國 討論與台灣有關的議題時,至少仍會提到必 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而且必須在和平的 狀態下決定。

在追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過程中,許多 前輩已經爲這個將要誕生的國家立下地基, 無論是著名的領袖人物或是默默耕耘的基層 運動者,都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我們也遇到 過台灣人之間因爲運動路線的不同而起的衝 突,也曾受到因爲利益或認同的問題所造成 的阻礙。

1982年,經由加拿大的黑名單林哲夫教授(Dr. Albert Lin),引介Rev. Dr. Ed File愛台灣牧師傳授城鄉宣教(Urban Rural Mission,URM)給追求民主、自由、獨立的台灣國家

的有志之士,這套組織人民爭取權益的愛與 非暴力的訓練,曾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 幫助台灣人民抵抗暴政。

後來,林哲夫教授陸續將中性第三者經陳 校賢教授(Third Party Neutral, TPN)、開放空 間技巧經Rev. Dr. Larry Peterson(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及全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直接或間接地引入台灣,為的 是深化台灣的民主、鞏固國家安全。

2009年夏,林哲夫教授與蔡丁貴教授訪問 夏普教授(Dr. Gene Sharp)時,得到他慨允贈 送A Guide to Self-Liberation(《自我解放》)的 手稿。在2009年我們召集了十二人小組定期 研讀此手稿。

2010年春,經蔡丁貴教授翻譯、林哲夫教 授審訂,林芳仲牧師指引編輯委員會,決定 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出版漢文版與英漢對照 版,希望台灣有志於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者,可以善用這本書,在各地組成讀書會, 一起討論內容,並用OST的方式制定建國的 大戰略等方案。

爲了讀者使用方便,本書編輯的考慮是將 「自我解放指南」,及文中提到之延伸閱讀 資料翻譯共分別編成小冊,以延伸閱讀資料 之書籍集中在一本小冊爲原則,而且以每一 小冊之百數大致相當爲考慮。但譯文中仍然 保留原書之頁碼(黑反白和平鴿標示者),方 便讀者杳閱引用。「自我解放指南」自成一 冊,可以當作本系列的總論;延伸閱讀系列 之第一冊包括「非暴力行動的政治」、「確 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 | 及「反政變」; 系列之二爲「啓動非暴力抗爭」;系列之三 爲「戰略性的非暴力衝突」;系列之四爲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系列之五爲「從 獨裁走向民主」。閱讀的順序仍然按照「自 我解放指南」一冊中所建議的順序。

本書的出版,再一次感謝夏普教授、林哲 夫教授及蔡丁貴教授的貢獻。感謝李夙儒完 成精美的封面設計,並感謝編輯委員會的討 論與建議,讓「非暴力抗爭」之知識與技術 的傳播,可以進一步讓台灣朝向公民社會邁 進。

林芳仲

目錄

譯各序 003審訂各序 007編各序 017

◆P.21-67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025
尋求對政府的控制	025
●統治者權力的來源可以被切斷	028
●社會結構會影響控制的可能性	031
政治權力之控制中分散型	
權力駐集點的角色	039
●權力駐集點設定統治者之權力能量	
的上限	041
●蓄意攻擊與無法意料的效應會削弱	
權力的駐集點	044
其他可能會影響統治者但無法控制	
他們的因素	049

051
052
064
079
085
092
093
105
113
118
119
126
133

◆P.91-112

以信心面對獨裁政權	136
●新獨裁政權的危險	138
●傳統解答的不適當	143
●不是那麼萬能	149
●極端獨裁政權的弱點	157
●缺乏準備的抗暴運動	163
●極權主義下抵抗運動的問題	170
●需要研究抗爭所衍生的問題	172
運用知識追求自由	182

♦P.161-179

表来 / 医表 / P / P / P / P / P / P / P / P / P /	
需要什麼來根除壓迫?	187
●南非抵抗運動的戰略性問題	187
●暴力之功效的再思考	192
●非暴力抗爭的成本與效應	200
●不適當的非暴力抗爭	206
●主要的任務:強化受壓迫者	213
●達成改變之戰略的因素	221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 P.21

|尋求對政府的控制

當今政治上最緊迫的整體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控制現代政府的行動。它們不受控制的權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威脅著我們一最明顯地以現代暴政與戰爭的形式。傳統上對統治者的控制手段一憲法的限制、選舉、統治者自己的自我約束、以及暴力革命等,不論它們的其他貢獻,已經被證明有很大的局限性與缺點。在最需要有所控制的極端情况下,我們不能再依賴這些傳統的手段做爲我們唯一的選擇。如果我們不想變成無助的政治機器人或者被消滅,我們必須找到並且實施對統治者權力有效的控制手段。

₹ P.22

如果我們要找到、開發與實施這類控制 的手段,我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要做 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比平常這些日子討論戰 爭、暴政與壓泊之問題回到一個討論政治權 力的更基本層次。我們必須找到而且考慮失 控之政治權力問題的各種不同因素,以及研 究它們的相互關係。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 須謹愃小心,不要不自覺地接受對政治權力 之一般常有的觀點。這些觀點會限制我們的 思維,因而可能會阻止我們成功地發展有效 的控制手段。相反的,當我們想要理解與研 究與政治權力相關之社會與政治現實的時 候,我們必須自覺地嘗試超越自動接受傳統 假設所產生的概念界限。除了依靠渦去的控 制手段之外,我們必須探討是否可能存在著 或者可以發展其他控制統治者的手段。

在我們甚至可以開始思考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控制政治權力的方式之前,我們必須檢視政治權力本身。它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這些問題對考慮這些手段的根本的問題,當政治權力的使用者不希望受到控制時,這些手段可以用來控制政治權力。對政治權力及其本質的不同看法,將會導致這些替代方案之相對應的觀點,而這些代方案可能就是那些希望可以使用這些控制手段的人們要找的。

人們時常假設「統治者」(當然包括不僅 行政首長,而且也包括統治集團與所有指揮 國家機器的機構)的權力有點像是一座花崗 岩的高山:堅固的、整體的、長期持久的、 或者幾乎是永久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 權力是極端的,只會受到某些可能之手段的 控制。人們可能會以改變國家結構之「所有 權」或「管理階層」的方式行使一些控制。 這個可以合法地(如透過選舉)或非法地(如透過軍事政變)來完成。這兩種方法通常會造成國家機器與可用權力之「所有者」或「管理者」幾乎沒有改變。

₹ P.23

或者,人們可以威脅或執行一個大規模之 直接爆炸性的攻擊(如一場武裝革命或者一 場國際戰爭),目的就是要摧毀至少這個強 大結構的一部分。人們曾經普遍地假設,對 抗一個不願意接受限制或自願放棄權力的統 治者,只有這種破壞性的手段才能夠削弱或 者撤除這個政權的權力。

統治者權力的來源可以被切斷

兩種對統治者權力本質的觀點幾乎是相 反的。其中之一認為統治者的政治權力被認 為幾乎就像一座花崗岩的高山,須要有爆炸 性的能力去控制它。根據另外一個理論,統 治者(或統治集團)是一個人(或一組人)。統 治者個人在自己本身並不比任何其他人有更 致於它常常沒有受到注意。不過,了解到這 一點會導致新的深度見解與替選方案。如果 統治者在自己的身體與心靈上並沒有比其他 任何個人有更多的權力,那麼他統治的權力 必須來自於他自己本身的外部。因此,這個 權力必須在社會上有它的來源,而且可以被 找到。這些來源包括接受統治者統治的權 利(「合法性」)、經濟資源、人力、軍事能 力、知識、技能、行政管理、警察、監獄、 法院等等。這些來源的每一個反渦來又是緊 密地關係於、或是直接依賴於統治者可以從 他的被統治者得到之合作、屈服、服從、與 協助的程度。這些包括一般民眾與統治者付 費的「幫手」與代理人。 這種依賴使得在某 些情況下被統治者有可能可以透過減少或取 消他們必要的合作與服從、來減少提供這些 權力的來源,或者完全撤銷它們。

如果這些付費的「幫手」與代理人以及一般民眾之接受、屈服、與協助受到部分或全部撤回,權力的來源就會因此而受到限制,而且因此統治者的有效權力就會受到削弱。這個弱化大致上會與這些必要權力來源之可用性受到限制的程度成一個比例關係。如果在面對統治者對不服從之懲罰(「制裁」)的時候可以維持接受、屈服、與協助的撤出,那麼這個政權的終結就已經出現在眼前了。因此,所有統治者爲了他們的地位與政治權力都會依靠被統治者的服從、屈服、與合作。這就是對一個更長(而且有一點更簡單)之分析「過度濃縮的摘要。不過,這應該足

¹ 參閱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 薩令特出版社,1973年),第一章。

以說明,統治者的權力不僅不是鐵板一塊或 永久的,反而永遠總是建立在一個複雜而脆 弱之人類與制度性關係的架構上。儘管以實 施撤出支持作爲控制的手段有巨大的實際問 題仍然需要嚴肅地關注,這個深度見解隱含 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24 P.24

這個撤銷統治者之權力來源的原則,在實際應用時,可以提供抗爭所必須要的有效手段,以施加對那些不希望受到控制之統治者的控制。對抗這種類型之統治者的這些抗爭手段顯然是一個社會控制統治者之整體能力中最關鍵的組成部分。

社會結構會影響控制的可能性

這種能力之另一個高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社會制度上與結構上的條件。這是指各種不

同機構之存在或不存在、它們的數量、它們 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它們內部的決策過程、 以及它們內部力量與活力的程度。一個極端 的條件是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機構如果不是一 個中央集中式國家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有效 地服從於它及被它控制。另一個極端是一個 社會中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從種類繁多的獨立 機構中得到滿足,而且在其中有政府的形 式旧不是中央集中式的國家。(這裡的「國 家工是指一個政府的特定形式,連同其他的 因素,它擁有一個永久的官僚機構、一個 永久的軍事體系、以及一個使用暴力控制手 段的永久警察部隊、監獄系統的支持。)不 渦,這些高度集權或分權的極端體制條件很 少或從來沒有存在。幾乎所有的政治性社會 是介於這些極端條件之間的某處。社會上有 效權力之能量的集中或分散程度、這種能量 在國家集中的程度或在社會獨立機構之間分

散的程度,就是這個重要的問題。

₽.25

社會的結構條件會以兩種方式影響社會控制統治者的能量。如果權力是高度分散於強大而且重要的獨立機構之間時,這個條件將會對在緊急情況下有必要控制一個統治者的抗爭產生很大的幫助。這將大大地強化被統治者與他們之機構的能量,可以撤銷統治者的權力來源,以便實施對他的控制。同時,結構上的條件將會設定統治者之潛在權力的廣泛範圍,缺乏結構性的改變或沒有故意地從被統治者及他們之機構增加對統治者的積極協助,統治者可能沒有辦法超越這些邊界。

佔有國家結構指揮地位之任何特別的統 治者不一定都會延伸行使他的權力、支配與 在結構性條件允許之下對社會可深可遠的控 制。在缺乏動機、尊重憲法規定的限度、道德或宗教的信仰,或者是遵守某些政治學的理論或哲學之下,可能會導致統治者刻意避免使用這個社會結構條件提供給他的全部權力潛能。不過,如果統治者的看法改變,如果條件讓他看起來需要更極端的行動,如果個性的需要使他變得更有權力飢渴、或者如果一個新的個人或團體以奪權的方式掌握了統治者的地位,那麼統治者就有可能將權力潛能的行使充分推展到社會結構條件已經決定的上限。統治者甚至可能設法想要破壞或攻擊這些有實力設定這些限制的機構。

因此,這一切都說明在跨過或超越憲政體 制的安排與統治者自己的自我設限下,必須 要有一個可以控制那些不希望受到控制之統 治者的抗爭技術,以及也要有一個可以設定 統治者權力潛能之有效邊界的社會結構性條 件,以便建立對現代統治者之權力進行有效 的控制。

₽.26

存在著一個基於上述對權力本質之觀點的 抗爭技術(就是它的來源可能會受到撤銷合 作與服從的限制)。這就是所謂的「非暴力 的行動」。它包括非暴力的象徵性抗議,經 濟、社會與政治的不合作,以及以心理、生 理、社會、經濟與政治形式²的非暴力介入 干預。經過在許多特定情況中的改善、發展 與執行,這種技術可能構成這個抗爭技術的 核心答案,它可以滿足對那些不願意自動限 制他們權力之統治者要施加控制的需要。這 就有必要對這個控制技術的本質與潛能做很 多的研究、分析、政策研究與發展。

不過,本章主要的焦點會集中於決定統治

² 參閱同上,第2至14章,非暴力抗争本質的分析。

者權力潛能邊界之基層社會結構的角色。這個討論的中心是考慮國家中社會權力潛能之相對集中性的長期效應,相對於社會整體之非國家機構中權力之相對分散的長期效應。

有時候,雖然不是經常,有一些個人透 渦他們個人勸說的力量、透渦他們與結構中 關鍵人物的連繫、以及他們使用特殊類型之 非暴力行動的能力,可以顯著地影響這個社 會與政治事件的過程。聖雄甘地的一些個人 行動說明了後者的能力。不渦,這些情況是 罕見的,尤其是對抗那些下定決心要統治得 就像他們所希望而不會受到任何限制的統治 者。在這些情況下,他們的權力只能透過限 制他們的權力來源來加以嚴重地削減或消 散。不過,這種限制不可能是由孤立的個人 來產生。當協助、合作、與服從受到許多被 統治者,也就是社會之團體與機構,在同一 時間加以中止的時候,統治者權力的來源通 常才一定會明顯地受到威脅。這些有能力可 以終止它們提供權力來源的機構就具有關鍵 性。這個能力會受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包 括被統治者應用抗爭技術的技能,以及統治 者對被統治者他們可以提供之權力來源的相 對需求。同時,重要的是這些團體擁有獨立 行動之能力以對抗統治者的程度。

₽.27

在這個觀點上存在著兩個廣泛的可能性, 權力可能如此集中在國家上,以及被統治者 如此被個體分化,以致沒有顯著而能夠撤銷 統治者權力來源之社會團體或機構的存在, 因此就無法控制統治者的行動。另一方面, 如果這些團體能夠獨立行動,並因此社會確 實會存在著一個很大程度的控制,他們的存 在與實力將大大增加一個控制統治者權力之 抗爭的成功機會。這些能夠獨立行動的團體 與機構就稱之爲「權力駐集點(或地點)」。

「權力」在這裡顯然是指政治權力,是 社會權力的一個次類型。 政治權力在這裡被 定義爲手段、影響與壓力的整體—包括合法 性、獎勵與制裁—可用於實現權力擁有者的 這些目標,特別是政府的機構、國家及反 對其中任何一個的團體。政治權力可以用 「控制」局勢、人員或機構、或爲了一些活 動「動員」人民與機構的能力來衡量。權力 可以用來使一個團體有能力實現一個目標, 者所希望的那樣來行動,從事反對運動,維 護現有的體制、政策與關係,或者改變、摧 毁、或取代之前的權力關係。制裁一它可能 是暴力或非暴力的—通常是權力的一個關鍵 因素。它並不總是需要應用行使制裁的能力 以便使它成爲有效的。僅僅有應用制裁的能 力,以及利用其他權力的組成部分可能就足

以達到目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出現 就不會比直接施加制裁的應用來得低³。

₽.28

政治權力之控制中分散型權力駐集點的角色

權力駐集點(或權力駐紮、收斂集中、或 表現出來)的精確形式與本質會隨著社會與 情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過,它們很可能 會包括這些社會團體與機構如家庭、社會階 層、宗教團體、文化與民族團體、職業團 體、經濟團體、鄉鎮、村莊、市鎮、省與地

³ 對於權力一些相關的定義,參閱羅伯特麥弗(Robert M. MacIver),「網絡政府」,(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947年),第82及87頁:馬丁希倫布蘭德(Martin J. Hillenbrand),「權力與道德」,(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49年),第4-5頁:雅克馬里丹,「人類與國家」,(倫敦:霍利斯與卡特,1954年),第114頁:以及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權力與個性」,(紐約:WW諾頓公司,1948年),第12頁。

區、規模較小的政府機構、志願性的組織、 與政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傳統的、既有 的、正式的社會團體與機構。不過有時候, 權力的駐集點不太可能是正式的組織,而且 甚至可能是在實現一些目標或反對統治者的 過程中新近才創建或振興的(如1956年匈牙 利革命的工人委員會)。它們作爲駐集點的 地位將取決於它們獨立行動的能力、行使有 效權力的能力、規範其他人,如統治者或 其他一個或數個權力駐集點之有效權力的能 力。

那麼,這些駐集點控制統治者行動的能力 將受到(1)這些駐集點存在的範圍,(2)行動 獨立性的程度,(3)他們可以控制的權力來 源,(4)他們可以獨立行使或控制之社會權 力的大小,(5)有時候的其他因素。如果所 有這些因素都廣泛地出現,這些駐集點可以 毫無限制地提供統治者所需的權力來源,或 相反地,他們可以選擇限制或切斷這些統治者所需要的來源。

權力駐集點設定統治者之權力能量的上限

社會整體的權力結構同時包括這些權力 駐集點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駐集點與統治者 之間的關係。社會的權力結構,亦即就是這 些關係,從長遠來看,會決定統治者的最大 有效權力的範圍與力道⁴。當權力有效地分 散在整個社會當中之駐集點的時候,統治者 的權力就會最有可能受到控制與限制。這種 條件與政治的「自由」有關。另一方面,當 這些財集點已經受到嚴重地削弱、有效地摧

⁴ 麥克伊弗(MacIver)寫道:「政府握有什麼權力、朝向什麼目的,取決於這些其他的力量(權力駐集點)、這些力量於抗爭中碰到擁有權力之利益的對抗與衝突、收斂與發散時,實施中互相調整的方式。」(麥克伊弗,「網絡政府」,第91頁。)

毀、或者其獨立存在與行動的自主性被某些強加的控制破壞時,統治者的權力最可能會變成無法控制。這個條件與「暴政」有關。 貝特朗德喬弗內爾(Bertrand de Jouvenel)寫 道:「當一個人只看到與只感覺到一個人的權威時,這正就是被剝奪自由到最遠的情況」⁵。

₽ P.29

當這些權力之駐集點的數量太多而且太強 大以致於讓統治者無法行使無限制對它們的 控制或者摧毀時,統治者還是有可能從它們 那裡得到他所需要的權力來源。不過,爲了 做到這一點,統治者必須讓這些社會團體與 機構對他、他的政策與措施、及他的整個政

⁵ 貝特朗喬弗内爾,「主權: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探討」,(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9年,及劍橋,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71頁。

權保持充分的同情,而使得他們願意屈服、 合作、並且提供可用的權力來源。要做到這 一點,統治者必須調整他的行為與政策,以 保持對組成這些團體及社會機構之人們的善 意與合作。這就是這些權力駐集點對統治者 行使間接控制的一種類型。如果這種調整末 曾嘗試過或者沒有成功,而且統治者冒犯了 他應該統治的民眾,那麼社會的強大權力駐 集點可能在公開衝突、中止那些他們控制而 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源。以這種方式民眾 透過他們的團體與機構,可以對一個野心勃 勃而反民主的統治者施加控制,或甚至瓦解 這個政權而且化解統治者的權力。

反過來也是正確的。當這些社會團體與機構失去它們獨立決策與自主行動的能力、失去它們對權力來源的控制、或它們本身大幅度受到削弱或破壞的時候,這種損失將大大有助於使統治者的權力變得沒有限制與無法

控制。在這些情況下,這樣的權力駐集點不 會顯著地存在,而且被統治者只是一群被分 化而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的個人,統治者 的權力將會是被統治者最沒有力量控制的情 況。

蓄意攻擊與無法意料的效應會削弱權力的駐集點

可能有相當不同的原因會削弱或摧毀社會 的權力駐集點。統治者蓄意的政策只有一種 可能性,它會攻擊它們的獨立性,削弱它們 的實力,甚至摧毀它們。其他社會、經濟或 政治性之政策或力量的運作所造成之次要而 意外的效應可能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如果是蓄意的攻擊,可能是因為統治者把 這些團體與機構視為競爭的對手、以及瞭解 到它們對他萬能的權力與野心施加限制而發 動的。

₹ P.30

這個時候統治者可能故意設法破壞它們的獨立性,甚至解散這個機構本身。德國社會學家格喬治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統治者盼望「平等化」被統治者不是因為道德上偏愛平等,反而是因為希望削弱這些能夠限制統治者之權力的團體⁶。這個特殊的機構可能會從社會中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隊伍中消失,特別是如果它不能有效抵抗統治者的作為。不過,更可能的是,這些團體與機構將正式地繼續存在,但將被剝奪它之自主

⁶ 喬治齊美爾寫道:「統治者想要均衡階級層次之差異的主要動機來自於這個事實,就是被統治者之強大上階層與下階層在實際上與心理上與自己的上階層競爭的關係。此外,其他階級對某些階級過大的壓迫,就像專制體制之壓迫階級有過大之權力一樣的危險。」,(喬治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庫爾特瓦爾夫翻譯編輯與簡介:伊利諾斯州,格倫科:自由出版社,1950年),第198頁。

性與有能力控制權力來源的優點。比較不是 那麼極端的,這個團體可能會繼續存在,有 其自主性而權力大幅減少,但並未被消滅。 尋求毫無限制與不受挑戰之權力的統治者可 能試圖以一個受到他體制牢牢控制的機構來 取代一個獨立的駐集點。

當這種對社會之權力駐集點的攻擊被認為是統治者企圖達到利己的權力擴張、實施獨裁政權、或者延長一個已經是壓迫政權之控制的時候,那麼這些攻擊可能被人廣泛認為是需要提高警覺的。不過,這並不總是如此。當某一特定受到攻擊的團體或機構它自己本身普遍被認為是壓迫的、剝削的、或反社會的、或是不再受到喜愛的時候,可以行使更有力國家資源之統治者對它的攻擊,時常會受到廣泛的認可而且被當作是進步的,甚至是解放的。這並不是在任何方式上要駁斥上述的觀點,一個權力駐集點的弱化或

者被摧毀將會強化統治者指揮國家權力的潛能。

受到攻擊的駐集點可能是爲了整體社會 的捐失或福祉而已經在渾作了;在任何之一 的情況下,他們同時也限制了統治者權力的 能量。這絕不意味著團體與機構的渾作損害 到一般民眾或它之一部分的時候,應該要加 以被動地接受,而且允許繼續它們過去的做 法。雖然它們本身創造了這個問題,但這不 是對這些機構的控制, 甚至是要廢除它們。 它就是這個特定的「方法」實現了控制或撤 消,它會提高統治者變得獨裁與壓泊之能 量。這個問題會出現在控制或撤消是由國家 機器來執行而且沒有創造新的權力駐集點、 或者沒有強化其他現有駐集點之權力,而它 與受到攻擊之駐集點至少同樣地是招出統治 者之控制的情况。在:一個特殊的論點上, 這個舊有的駐集點是否已經透過自由民主的 立法、獨裁者的命令、或者是革命領導階層的決策而變成受到管轄,都是無關緊要的。 在各種不同的體制之下,這個效應大致上是相同的。這個效應是既要增加國家機器的規 模與能力,也要削弱或消除一個能夠抵抗與 限制指揮國家架構之統治者權力能量的團體 或機構。

₽.31

只要權力駐集點已經大大地受到削弱或 摧毀而「沒有增加現有團體與機構的權力平 衡、或者也沒有建立新而不受國家控制的機 構」,這個結果就其意義來說基本上還是相 同的:統治者的權力增加而且被統治者限制 或控制他這個權力的能力降低。這並不只 適用於當今正在控制國家的統治者。這樣的 統治者事實上可能有人道主義之目的而且不 希望成爲獨裁。這個結論也適用於那些繼承 國家擴大之權力潛能的未來統治者,他可能 遠比他們的先行者較少有人道主義,也可能 在實際上是以篡權如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取國 家機器的控制。這個同樣的整體過程曾經在 非常不同的情況下運作,在革命的法國破壞 了貴族與封建領主;在列寧與史達林領導下 的共產俄國、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都摧 毀了獨立工會與政黨。這種情況下的結果就 是社會權力集中的增加、國家權力能量的擴 大、以及對統治者有效權力能量事實上之限 制與社會大眾對它控制的減少。

其他可能會影響統治者但無法控制他們的因素

這並不意味著,在權力分散於這些駐集 點或是集中於國家的程度、與統治者權力是 受到控制或是專制的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 一個嚴謹的數學關係。正如之前所指出的, 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到一個已知統治者的實際行為,包括自我施加對他行使權力可以接受的任何限制,以及透過既有制度上之程序設定的任何限制,例如選舉、憲法條文、司法判決,「假設統治者願意遵守它們的情况」。

₽.32

不過,這個分析確實在說明,這些駐集點的相對力量與內部條件將會設定一些大概的邊界,在這個範圍之內統治者可以行使他的權力。他可能無法將被統治者之意見表示漠不關心而跨越這些邊界。在這些情況之下的這些限制,只有在社會中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同意與協助、而且不牴觸他們表現出來的反對之下,才有可能加以超越。社會之權力駐集點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決定社會控制統治者之權力的長期能力。一個社會之

中,存在著具有重要之社會力量而且有獨立 行動之能力的團體與機構,這個社會就會比 一個所有被統治者都同樣無能爲力的社會更 有能力控制統治者的權力,從而更有能力抵 抗暴政。

制度形式比權力的實際分配次要

在這個深度見解的範圍內,政府的正式制度性架構與程序仍然是重要的,但其基礎之結構性條件具有超越正式政治性安排的長期主宰性。那就是整體社會結構的權力分配決定了統治者事實上的權力,而與公開宣稱之對體制或制度形式的原則無關。

儘管政府正式的政治結構可能是高度獨 裁的,如果重要之有效權力可以分散在不同 的社會團體與機構,這個社會很可能是內部 強大到足以維持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治體 制,而且可以限制與控制統治者的有效力 量。即使是一個正式的「專制」政權可能因此會受到嚴格的限制與控制。相反的,如果權力的駐集點是薄弱的,這個社會可能無法阻止一個專制政權的宰制,無論它是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政權。當一個憲政的「民主」政權可能有近乎毫無限制與不受控制之權力的時候,一個擁有一部民主憲法但缺乏堅強之權力駐集點的社會,因此特別容易產生一個未來的獨裁者。容許一些時間上的落差,權力在整體社會中實際分散或集中的程度很可能會反映在社會上某些正式之政治性的安排上面。

₹ P.33

強大的權力駐集點可以控制暴君

當權力分散在整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駐集 點的時候,法國與俄羅斯封建君主的例子將 會說明統治者理論上不受限制的權力會如何 受到控制。

19世紀初法國重要的政治分析家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認為,在這些「之前阻止暴政侵略的屛障⁷」就是這三個:(1)宗教,曾經幫助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以「定義專制體制的自然限制⁸」,(2)對統治者的尊重,如果一旦被革命所破壞而沒有這些,就會使統治者倒退到不會對「任意權力的誘惑⁹」感到羞恥,以及一個我們在這裡要關注的,(3)整體社會中有效權力駐集點的存在,如省份、城鎮、貴族、與家族¹⁰。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體制之下,就是當

⁷ 阿力克斯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亨利里夫翻譯, 倫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889年),第一卷,第332 頁。

⁸ 同上。

⁹ 同上,第333頁。

¹⁰ 同上。

054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法律與人民的同意在王子身上賦予了幾乎 無限的權威11」的非常時候,「他的被統治 者之一部分成員的權力對王子的暴政變成了 一個不可渝越的隨礙。12」在這個受到限制 之權力來源當中,托克維爾繼續指出,就是 「貴族的特權、…司法最高法院的權威、… 省的特權, 這些將有助於打破打擊主權的權 威,以及保持國家內部的抵抗精神¹³。在那 個人人都與自己的同胞息息相關的年代,加 果有人受到不公正的攻擊,他的親朋好友將 會提供協助¹⁴。各省與城鑓相對上是自主獨 立的,而且「各自都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就 是反對被統治的普遍意志…15。」貴族擁有 相當大的權力,甚至在失去權力之後,他們

¹¹ 同上,第332頁。

¹² 同上,第6頁。

¹³ 同上,第332頁。

¹⁴ 同上,第二卷,第296頁。

¹⁵ 同上,第一卷,第333頁。

可以繼續行使相當的影響力。他們「敢單槍 匹馬面對社會大眾權威的努力¹⁶。」當家族 的情感是強大的時候,「壓迫的無辜受害者 絕對不會是孤單的」,而可以在親屬、世代 繼承的朋友與顧客之中找到支持¹⁷。即使這 些都是薄弱的,每個人可以從自己的祖先獲 得信心,而且寄望於自己的後代¹⁸。這些與 其他社會中獨立之權力駐集點的影響可以做 爲限制理論上全能之統治者事實上的政治權 力。

₽.34

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家伯特蘭德喬弗內爾 (Bertrand de Jouvenel)以類似的內涵描述了這個條件。在17世紀的法國,當時理論上的君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第334頁。

¹⁸ 同上。

05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主都是強大的,他的政治權力事實上是非常 有限的。這種限制受到影響的方式,不能簡 單地歸咎於當時與我們這個時代之間技術的 變化。

它…到處受到否認,君主意志所到之處 投其所好之統治也隨著就到;人們也不相 信,君主的期望,無論它們碰巧是甚麼, 都有權力加以約束。大家都知道短暫之權 力的規範不是在它形式上的道德約束,如 果它的堅持不符合某此條件。

總之,君主、或者他的發言人,在舊制 度下並不比他們現在那麼自由的,而且更 不能任意命今¹⁹。

同樣的,20世紀的意大利政治社會學家加

¹⁹ 喬弗内爾,「主權」,第200頁。

耶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論述說:

一個封建國家的首領能夠對他的任何一個貴族做壞事,但他永遠不會是他們全部的絕對主人。他們掌握一定數量的公共力量…而且將永遠可以行使事實上抵抗的權利…。個別的貴族們遲早親自會發現,他們對被統治之群眾所實施的暴政還是有他們對被統治之群眾所實施的暴政還是有別。他們這一邊的不合理可能會引起絕望的不安,這可能很容易造成叛亂。因此,最後的結局是所有真正的封建國家,主人的統治可能是暴力而任意的,卻為問題上是相當受到習慣性的限制²⁰。

²⁰ 戈克譚諾莫斯卡,「統治階級(政治科學的原理)」,(漢娜卡恩翻譯:轉速,與阿瑟利文斯通編輯修訂與簡介, 細約與倫敦:麥格勞-希爾書局,1939年),第141頁。

05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雖然在封建之下憲法本身就是專制的, 社會全體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權力組合,以 及對統治者權力較少之有形限制的影響,都 曾經有效地運作以抑制這些國王的權力。 「王子有權利,但他們既沒有手段也沒有 意願做任何他們高興的事」,托克維爾 (Tocqueville)²¹ 這樣寫道。其中一些團體,諸 如貴族,可能已經是反對個人的自由。他認 爲即使如此,他們普遍還是具有獨立性與權 力以保持對自由的喜愛與條件22。確實存在 著多重的威權與被統治者忠誠的要求者一而 不是單獨一個一允許被統治者有一定程度的 選擇與操縱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齊美爾 認為,一個人「相對於他們其中的每一個 人,就他親密的感覺來說,甚至也許相對於 他們的全部,會獲得一定的獨立性²³。」

²¹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332頁。

²² 同上。

₹ P.35

在19世紀沙皇體制的俄羅斯帝國存在著一個相近的情況。那個社會與革命運動中受尊敬的歷史學者佛朗哥文丘里(Franco Venturi)寫道:「……當代歐洲最專制的君主尼古拉一世具有的非凡權力,當要竄改俄羅斯社會結構之基礎的時候,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²⁴。例如,在農奴受到解放之前,當沙皇尋求辦法以改善農民的農地時,他就面對了各種不同團體與階層的反對,而他們的支持或默許正是他所需要的,以完成他期盼的改變²⁵。這個國家其實是無法干預農民與貴族之間的關係。這「只是尼古拉一世專制之弱

²³ 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第232頁。

²⁴ 佛朗哥文丘里,「革命的根源」,(紐約:阿佛列德克諾 普夫出版社,1960年;倫敦:韋登菲爾德與尼科爾森書 局,1960年),第66頁。

²⁵ 參閱同上。

點的另一個證明,只有當它仍然靜態不動的 時候才會是強大的,而在它一旦試圖採取行 動的時候馬上就變成薄弱了²⁶。」

對沙皇計謀的「潛在」積極反對是來自農 民與貴族兩者。私人土地上的農民幾乎一致 普遍認為,雖然「他們」屬於貴族與地主, 「土地」卻是屬於農奴自己。因此,他們反 對在將土地讓給貴族之下、而讓他們個人 「自由」的任何嘗試。這種嘗試可能會導致 農奴嘗試擁有他們土地、而且同時宣布從徵 稅制度中完全得到解放的革命²⁷。這種前景 是嚴重的,因爲農民擁有了他們自己的自我 管理組織,就是歐布希親納(obshchina)及米 爾(mir),這就是有效的權力駐集點。他們經 歷了開會、討論、決議與共同行動等一些具 有是有悠久歷史的能力,文丘里報導說:

²⁶ 同上,第67頁。

²⁷ 同上,第68-69頁。

彼得大帝的改革從來沒有成功地將國家帶到在全國各地紮根。與之並行的,留下了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代有組織之農民與商人團體的地方自治行政管理體制²⁸。 「正是透過這些組織,這個唯一它可以指揮處置的組織,農民社會用來捍衛它們本身²⁹。」因此,沙皇政府試圖想要控制這個歐布希親納³⁰。

₽.36

雖然貴族對改革的反對在西方受到過 度宣染,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文丘里寫 道,他們的反對讓沙皇處於一個「弱勢的地 位」³¹。貴族們也擔心一場農民革命,而且

²⁸ 同上,第198頁。

²⁹ 同上,第70頁。

³⁰ 同上,第71頁。

³¹ 參閱同上,第72-73頁。

他們的反對會因爲認爲沙皇比實際情形更渴望土地的改革而受到強化。「貴族們的反抗與專制體制的弱點是相稱的……³²」。這些貴族個人以及成爲一個團體,顯然對沙皇來說、是太過於強大而無法加以忽略或粉碎。

農民擔心被剝奪他們的土地,而貴族擔心他們的農奴被剝奪。這兩個團體都擁有爲共同合作之行動而組織成顯著無法受到忽視之權力駐集點的能力。這些權力駐集點因此而有效地限制與控制理論上萬能之沙皇的權力。

這些法國與俄羅斯的例子只是在說明任 何類型之權力駐集點的一般能力,如果足夠 強大而且獨立、它可以制約無論在理論上應 該是多麼萬能之統治者的權力。這些例子決 不應被解釋爲對封建主義的辯解。雖然托克

³² 同上,第72頁。

維爾一直受到是一個封建主義之辯護者的指控,他自己內心相當清楚地認為,在法國舊制度下權力駐集點行使的控制並不是貴族體制本身的結果。相反的,控制的能力是經由有效權力在整個社會的分散,而在這種特定情況下這個社會就是貴族體制的一個特質。這個在社會團體與機構之間權力的分散也可以根據不同的體制來運作,並且導致對統治者類似的控制。這個控制的能力就經由權力的分散而成為可能。

托克維爾認為,這種分散式權力對統治者權力之衝擊的擴展超出了國內的政治。這個衝擊潛在地也可能包括統治者缺乏被統治者之支持而發動對外戰爭的能力,甚至衝擊到一個侵略的統治者要征服一個權力分散結構之國家的能力。

一個偉大貴族體制的人民要去征服它的

064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鄰國,也或是被鄰國征服,都會有高度的 困難。它不能征服他們,因爲所有的力量 沒有辦法凝聚、而且維持在一起到相當長 的時間;它不能被征服,因爲敵人在每一 步驟都會碰到小型抵抗運動的中心而讓侵 略受到遏止。對抗貴族體制的戰爭可能可 以與一個高山的國家作戰一樣,戰敗的一 方總是有不斷重整旗鼓的機會,在新的地 點站穩腳步³³。

₽.37

雖然有效的權力駐集點可能會對統治者的權力施加限制與控制,如果它們是薄弱的、 不存在的、或被摧毀了,統治者的權力意志 就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

權力駐集點的摧毀可以幫助暴政

在缺少重要之可以行使權力的社會團體與

機構時,要透過管制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 源以行使對他實施有效的控制,將會更加困 難。這個觀點適用於任何體制,不論它所宣 稱的本質或教條是甚麼。如果這個統治者一 不論是國王、經濟寡頭體制的代表、或一群 自稱的革命家一故意削弱或破壞權力駐集點 而沒有創立至少像舊有那樣強大的駐集點, 結果將是削弱了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這個 適用於信奉的任何政治哲學或可能的憲制安 排。

托克維爾論述說,這就是在摧毀法國舊體制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在此之前,各省與城鎮能夠抵抗統治者。不過,革命摧毀了他們的免疫能力、習俗、傳統、甚至名號,而且他們都受到同樣法律的約束。因此,「要集體壓迫他們不會比以前單獨壓迫他們更困

³³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58頁。

06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難³⁴。」以前家族情感是支持這個反對統治者的個人,而激烈之家族情感受到削弱或摧毀拋棄了在不斷變化之社會中孤單的個人³⁵。以前的貴族可能挑戰與制約國王。隨著這一個階級的破壞,他們的權力都被集中在統治者地位的新佔有者³⁶。」

我認為,我們已經摧毀了那些有能力單獨應付暴政之獨立人種,但是政府繼承了這個特權,這是家庭、公司與個人都受到剝奪的特權;而整體社群之弱點因此繼承了一小撮公民的影響,如果整體社群有時候是歷的的,則往往是保守的。37

₹ P.38

³⁴ 同上,第一卷,第333頁。

³⁵ 同上,第334頁。

³⁶ 同上,第9頁。

³⁷ 同上。

因此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專制的權力與對它弊端的制衡監督……,權力的趨勢是在一次中完成推翻與集中」³⁸。貴族與上層中產階級的破壞讓權力有可能集中於拿破崙之下³⁹。喬弗內爾同樣指出,革命後的集權及重要權力駐集點的破壞成了奠定單一獨大國家之基礎的行爲⁴⁰。具體而言,他指出,中產階級的摧毀成了「現代專制主義的近因⁴¹,並論述了一些細節,他說過去的革命整體上助長了中央政府可以處置之權力的提升⁴²。

應該要強調的是,不是簡單地消除了壓

³⁸ 同上,第93頁。

³⁹ 同上,第二卷,第271頁。

⁴⁰ 貝特朗喬弗内爾,「權力:其本質與成長的歷史」,(亨 廷頓翻譯,波士頓:比康書局,平裝本,1962年:倫 敦:巴奇沃思出版社,1952 [1945]年),第244-246頁。

⁴¹ 同上,第295頁。

⁴² 參閱同上,第185-200頁。

迫階級或導致集權之幾近平等的中央極權體制,托克維爾寫道,而是「過去建立這個平等的方式⁴³。」(當然,這裡的「平等」就是用一個高度相對性的意義來說的。)這種「平等」的實現通常是透過破壞現有之權力駐集點(如法國的貴族)、而沒有創造具有充分獨立性與具有抵抗中央統治者之權力的新社會團體與機構。進一步說,正如我們將會看到,依賴抗爭的暴力手段與暴力的國家制裁以產生這種「平等」常常導致在這個國家之中權力的日益集中。正是這些特殊變革的類型以一個追求平等運動的名義而構成現代暴政型式重要的助長。

當社會權力分散的駐集點受到破壞而沒有 創造新而且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與力量的駐 集點時,其結果往往是一個有相對平等、但

⁴³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72頁。

被個別分化而無助之個人所組成的社會。

這些個人此時將沒有可以諮詢他們成員的 團體與機構,從他們那裏可以得到支持,並 且與他們可以聯合起來採取行動。個別而被 分化之個人,無法共同採取行動,不能團結 起來作出重大的抗議,以及透過他們之不合 作中止統治者所需要的權力來源,而且在某 些情況下進行干預以破壞現狀。這些人民因 此而無法限制或控制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不 論權力行使者是現在的統治者或者任何一個 可以奪取控制國家機器而把他自己放在指揮 頂峰的人。

₹ P.39

托克維爾在其發展理論的早期階段就很清 楚地了解,這個削弱與破壞這些有能力抵抗 國家之團體與機構的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社 會薄弱與無力之個人公民的結果。他指出, 雖然民主國家的公民可能會爲了與任何一個 其他同胞的平等而感到自豪, 但這不是完整 的圖像。當一個人把他自己與龐大的公民數 量比較時,「他立即會被他自己的渺小與脆 弱而感到不知所措44。」個人會傾向於「消 失在人群中,而且很容易地迷失在常見的無 關緊要的事情當中……45」。不再是一個有 能力直正獨立行動以及反對統治者之團體 的一份子, 這個人就個別地被統治者變成了 許多同樣薄弱而且同樣依賴性之公民的其中 一個。每個人都僅剩下「他個人反對政府有 組織之力量的無力感46。」在這種情況下, 「每個人自然是孤立無援的 …,而且他會 不受懲罰地被踐踏。⁴⁷」因此在民主國家,

⁴⁴ 同上,第9頁,另參閱第47頁。

⁴⁵ 同上,第一卷,第333-334頁。

⁴⁶ 同上,第334頁。

⁴⁷ 同上,第二卷,第296頁。

國家的權力比其他地方會是「自然更強大 的」。⁴⁸

不論憲政如何安排,一日國家機器不論是 經由選舉、行政奪權、軍事政變或是可能之 暴君入侵而被擴獲後、這個社會維持真正自 由的能力就變得薄弱了。「在每個私自之個 人是無能的、與公民並沒有共同的連結而團 結在一起的國家中,抵抗運動能夠可以給予 暴政甚麼呢?49」這種情況實際上可以存在 多久當然與這個過程擴大程度的不同而會有 所改變。如果有一些團體與機構可以保留一 些自主性、重新煥發生機、或是新創建, 這 個情況就不會那麼嚴重。同時,人民可能在 他們生命某些更有限的方面留住一個影響事 件的能力,而可以關心影響整體社會的較大 議題以及政府的政策,他們可能會認爲自己

⁴⁸ 同上,第258頁。

⁴⁹ 同上,第一卷,第92頁。

沒有能力可以施加任何有效的控制。一般人 民對影響政治事件之實際過程的無力感,甚 至在憲政民主國家,今天也許會比它在托克 維爾的時代感覺得更廣泛而更深刻⁵⁰。

₽.40

凱倫霍妮(Karen Horney)與艾力克弗洛姆(Erich Fromm)與其他人等一直提醒我們注意這種狀況。霍妮寫道,有一個基本的衝突存在於「所謂的個人自由與他所有事實上的限制之間……對個人的結果是感覺自己具有未受限制之權力而可以決定自己命運與感覺完全無助之間搖擺不定⁵¹。」弗洛姆同樣

⁵⁰ 參閱,例如,凱倫霍妮,「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紐約:諾頓出版社,1937年),第289頁:艾力克弗洛姆,「逃離自由」,(紐約:萊因哈特公司,1941年),第240及253-254頁:英國版:「自由的恐懼」,(倫敦:羅特雷基與基根保羅出版社,1960年),第207及220頁。

⁵¹ 荷尼,「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第289頁。

警告說:「……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裡,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現象,就是到處有肥沃的土壤讓法西斯主義興起:個人的渺小與無能爲力⁵²。」儘管有樂觀與主動性的外觀,現代人被深厚之無能爲力的感覺壓迫著,使他在凝視災難接近的時候,彷彿他是被癱瘓的⁵³。」

各種不同之分析提供各種解釋這種情況之 理由會有所不同。不過,在政治的內涵上, 當面臨一個不論何種類型之強大統治者的時候,這都與被孤立之個人的薄弱權力地位有 關。這個個人不會覺得自己是具有充分權力 與行動自主性以有效地抵抗及共同地控制統 治者權力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一份子,因爲

⁵² 弗洛姆,「逃離自由」,第240頁,及「自由的恐懼」,第207頁。

⁵³ 弗洛姆,「逃離自由」,第255-256頁,及「自由的恐懼」,第220頁。

社會的獨立社會團體與機構是薄弱的、已經 受到控制、或者並不存在。在現代的政治性 社會,已經發生了被統治者相對被個別分化 的現象。這個現象已經發生的程度,以及發 展的階段,隨著國家、政治體制、與產生及 阻止這個過程的運作力量而有不同。

這些變化是重要的,往往還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時候被個別分化的進程可能會被扭轉,可能是社會結構改變所造成之意想不到 的後果、或者是建立或加強獨立機構所產生 特意的改變。在西方憲政民主國家,不受國 家控制之社會團體與機構的相對獨立性與權 力,會顯著的大於歷史上被分化達到頂峰之 時刻的極權體制。例如,在史達林大清黨的 時候,里歐納德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寫 道,「沒有人可以信任他的同胞或受到任何 機構或他一貫依賴之個人的保護而感到安 全」。「社會的個人被分化,這些已經被認 爲是極權統治最具特色的細節,在多年的恐怖之下就完成了⁵⁴。」

₽.41

這種蓄意分化是透過統治者削弱或摧毀這些結構上介於個人與統治者之間重要權力駐集點的手段造成的。一個希望它的政權擁有所有權力的統治者可能故意發起強有力的措施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在納粹德國⁵⁵與蘇聯⁵⁶都是真實的。「專制 ···從來不會對持續

⁵⁴ 里歐納德夏皮羅,「蘇聯的共產黨」,(倫敦:愛爾與斯波蒂斯伍德書局,1960年),第431頁。

⁵⁵ 有關納粹德國之齊一的管制(Gleichschaltung)的討論,佛蘭茲紐曼,「巨獸:1933至1944年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紐約:八角圖書公司,1963年):及亞瑟施魏策爾,「第三帝國的大企業」,(倫敦:愛爾與斯波蒂斯伍德書局,1964年)。

⁵⁶ 參閱里歐納德夏皮羅,「共產黨專制的起源:蘇聯國家的政治反對運動:第一階段 1917年至1922年」,(倫敦:貝爾父子有限公司,1956年);及夏皮羅,「蘇聯的共產黨」。

性感到更安全」,托克維爾寫道:「比當它可以將人們維持四分五裂、而且通常所有施加的影響力都針對這個目標的時候⁵⁷。」或者,統治者可能試圖保持主宰地位,不僅是經由破壞權力的駐集點,而且是經由調整他們的力量,以保持自己在頂端的地位。齊美爾建議說,統治者可能會鼓勵「作一些努力將低下階層導引到與中間的權力維持法律上的平等⁵⁸。」這將產生一個新的權力駐集點,它強大到足以平衡「中間權力」對統治者的影響,從而創造一個相對的均衡,以及從而協助統治者維護他對整體的統治⁵⁹。

被統治者的相對被分化也可能是其他政策或社會改變造成之意外結果,雖然這些政

⁵⁷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93頁。

⁵⁸ 齊美爾,「喬治齊美爾的社會學」,第199頁。

⁵⁹ 參閱同上,第198頁。

策或社會的改變並不是設計要分化民眾也不是要助長統治者的無限權力。這尤其可能會發生在改革者與革命者使用國家機器來控制某些社會與經濟團體的時候,如貴族、地主或資本家,以及國家被利用來作為控制國家經濟與政治發展之主要手段的時候。國家內權力的集中可以成功地以設定的措施來控制某一特定的團體。不過,在這個爲了控制或發展的權力集中之後就會產生其他長期的後續效應。

要依賴國家以實現這些目標,不僅要利 用國家內現有權力的集中,而且要有助於它 的發展,無論是絕對的與相對於社會的其他 機構。再者,這個對國家的依賴不但沒有強 化民眾與他們的獨立機構,反而有可能同時 絕對地與相對地削弱他們。例如,控制經濟 之國家既有體制可能會提供現在或未來之統 治者一些可以「與他們統治之民眾維持密切 依賴」的手段,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⁶⁰。例如,對經濟的國家所有權提供共產黨政權有能力運用大規模的黑名單對付政治上的異議者。這種能力遠遠超過以前資本家的能力,這些資本家更沒有效率地使用這些名單讓工會組織者無從獲得就業機會。

₽.42

國家內部有效權力的集中不僅提供統治 者直接控制民眾的手段。這個集中也將會傾 向產生對民眾發揮各種不同的心理壓力與影 響,這不但會減少他們的控制統治者的能 力,而且甚至他們連要這樣做的願望都會減 少。個人會受到群眾的極端影響,並且會在 沒有機會邏輯思考的情形下受到要接受意見 的壓力⁶¹,特別是受到道德、意識形態、愛

⁶⁰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84頁。

⁶¹ 同上,第9頁。

國主義與專業知識之訴求形式的壓力。那 些企圖共同行動以改變社會,或挑戰全能之 統治者的人都會被認爲是危險的與反社會 的⁶²。越來越多的民眾接受這是統治者的權 利,而且甚至是責任,「來指導與管理每個 個別的公民⁶³。」爲了自由以及爲了維護與 發展對統治者之政治權力的控制來說,這樣 的教條是危險的。

無論明顯的短期利益是甚麼,依賴集中之 國家權力以處理社會問題的長期結果,對社 會的政治前途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

權力的實際分配可能會影響政府的體制形式

從長遠來看,社會的實際權力結構有可 能可以幫助決定政府正式的機構形式。社會

⁶² 同上,第93頁。

⁶³ 同上,第265頁。

整體中具有多個有效權力駐集點之分散式 的權力結構會傾向於產生更民主的形式。 另一方面,一個個人受到分化與國家手中 擁有集中權力的社會將促成政府的專制形 式。「我們所說的憲法只是社會結構最上層 的故事,而且如果下層階段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最上層的階段也必然不同」,蒙塔古 (F.C. Montague)這樣寫道⁶⁴。同樣地,莫斯卡 (Mosca)認為,對統治者之權力事實上的限 制,或沒有這些限制,可能會導致日後正式 對這個憲法及其法律的承認⁶⁵。分散式權力 的駐隻點可能會加此強列,以至於統治者必 須經由制度上的改變以正式承認他對它們的 依賴。喬弗內爾說「那麼從這個本質特徵開

⁶⁴ 蒙塔古簡介,傑洛米賓漢著,「政府的斷片」,(蒙塔古編輯。倫敦:漢弗萊米爾福德書局。1931 [1891]年),第 48頁。

⁶⁵ 莫斯卡,「統治階級」,第141頁。

始,國會的會議有,」「一些機關的召集, 大的或小的,國王對它們不能發號施令,並 不得不與它們談判。」⁶⁶相反的,如果這樣 的社會團體與機構是相對性地缺乏或薄弱、 無法抗拒中央的統治者,而且無法控制他權 力來源的時候,正式的政治結構可能會從名 義上的民主而有所改變,成爲公開而高度集 權與專制。

₩P.43

反映權力之實際分配與社會整體之結構 狀況在政府正式架構上的改變,通常需要經 過一段的時間落差才會發生。在適當的條件 下這還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本來 幫助產生這些政府形式的社會已經大大地 改變了,而政治體制的外在形式可能在社

⁶⁶ 喬弗内爾,「權力」,第206頁。

會的權力分配後還會持續很久。在有效地 分散於社會中之團體與機構的權力被統治 者手中有效集中的權力所取代之後一段時 間,憲政民主的正式機構可能會持續一段 時間。如果是這樣,統治者的權力潛能可 能實際上是不可控制的,就好像憲法講白 了是專制的。

雖然舊的憲法在產生它的條件已經改變 之後還會持續很久,這種情況可能非常不穩 定。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它的社會團體與非 國家機構是薄弱的、已經受到統治者的控 制、或者不然就是不能獨立行動與抵抗統治 者、而且民眾不是不希望對抗奪權或者就是 覺得無能爲力這樣做的時候,一個政府的公 然專制形式可能很容易受到接受。這可能會 被說成是一個「臨時」的安排,以滿足特定 的需要或緊急的情況,或作爲一個永久性的 變化。在後者的情況下,這個改變可能出現 在逐步修改的憲法、在實踐中轉變、司法的 裁決、立法等等。另外一種選擇,這種改變 可能發生於行政篡奪權力、軍事政變、或者 外國的入侵之後。有時候,這個改變可能是 進行一場有效之國外或國內戰爭之後的「必 要條件」直接產生的。

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這個體制下已經存在之社會團體與非國家機構的力量與獨立行動的能力有所成長,或者也許在新而具有這些特質的團體與機構已經誕生之後,起源更早之正式獨裁型式的政府可能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當正式的憲法仍然是獨裁的,實際上這些權力的駐集點應該會發揮對統治者重大程度的控制。也就是說,實際上的社會已經變得比殘存中正式之政府形式所呈現的更加民主。同時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改變之權力關係與新的結構條件會在適當時候逐漸在憲法的修改上受到正式

的承認。

₽.44

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的結構性條件與有效權力的實際分配可能在實際上會修正統治者行使權力之操作而不按照正式的憲法條文 與政府結構。

有時候,當統治者一特別是一個以意識型 態為主之政黨形式的統治者一奪取了國家的 控制以實行旨在改造社會的基本結構之獨裁 統治的時候,社會的結構狀況與正式的政府 結構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協調。這個努力的成 功或失敗便會大大地受到社會結構條件的影 響:社會團體與機構是否強大到足以抵抗這 個獨裁政權的努力、是否太薄弱而無法成功 或甚至嘗試,或者他們是否有意願幫助他們 自己的滅亡而讓統治者如願以償達到他的目 標。

政治權力的控制是內部力量的結果

而此時,被統治者可以控制統治者之權力 的程度主要取決於社會秩序與被統治者本身 的內部力量。這種觀點是與目前受到歡迎之 控制權力方法的解釋相反的。當今很常見地 可以幾乎完全地將依賴放在正式的憲法、立 法與司法的裁決,以建立與維護政治自由。 人們也是誦常會假設,只有獨裁者或壓迫者 (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的意圖、行動、與政策 要爲獨裁政權或壓迫的存在而負責。除此之 外,大家也一般認為,要驅逐一個獨裁者或 壓迫者這件事本身就會帶來自由的條件。不 渦,從言個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觀點都是 錯誤的。更糟的是,他們可能會導致無法產 生預期效果的政策。



08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這個認為統治者的權力是社會本身條件之 終極結果的觀點,既不是原創的,也不是全 新的。這個觀點已經受到幾個世紀以來許多 不同的政治理論家與觀察員的爭論。

例如,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一位18世紀末期的英國政治思想家,就持這樣的看法,認爲政治機構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民對社會與政治理解的狀態。如果這個理解是有限的,那麼這個機構在這個程度上是不完美的。如果他們的理解是深入的,那麼被接受的機構將會得到改善,而那些受到拒絕的機構將會因爲缺乏支持而持續失去效用⁶⁷。因此,如果這個改變是要持續的,社會大眾意見的改變必然會先於社會與政治的改變。⁶⁸民眾不成熟或成熟的程度將

⁶⁷ 參閱威廉戈德溫編輯,「探索政治正義及其對道德與幸福之影響」,(倫敦: G.G.及J.羅賓遜書局,1796年),第一卷,第275-276頁。

會反映在政治體制上,戈德溫寫道,而產生 一個獨裁政權或自由條件的體制。具有內部 弱點的民族容易成爲征服者的獵物,而想要 凝聚人民來爲自由奮鬥可能就成了短命的努 力⁶⁹。

16世紀的意大利「現實主義」的思想家 與王子的導師,尼克拉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指出,人民對自治的不習慣使他 們沒有能力維持自由⁷⁰。他寫道說,這種情 況大致相當於一隻被飼養長大的動物在被釋 放的時候是無法保護自己的。它會成爲第一 個想要恢復到以前狀態之人的獵物⁷¹,「因

⁶⁸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257-261及304頁,及第二卷,第 221-222及244頁。

⁶⁹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108及254-255頁,及第二卷,第 153頁。

⁷⁰ 尼可拉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的講義(「提圖斯李維第一個十冊書的話語」),(倫敦:羅特雷基與基根保羅出版社,1950年),第一卷,第252頁。

⁷¹ 同上,第232-253頁。

爲這既不是統治者的名義,也不是他的階級,讓羅馬變成奴役的,而是公民在長期的統治之下被剝奪之權力的喪失⁷²。」馬基雅維利論述說,習慣於被動地服從於前王子的程度,或者相反的,被統治者之活力與參與共和國的程度,對一個新統治者在企圖建立自己地位中所遭遇到之相對容易度或困難度的決定是很重要的⁷³。

¥ P.46

孟德斯鳩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是法國 18世紀的政治哲學家,他以政府權力之分離的重要性聞名於世,也對社會內部力量與政府類型之間關係的理解作出貢獻。孟德斯鳩強調指出,「德行」(定義爲對國家

⁷² 同上,第289頁。

⁷³ 馬基雅維利,「王子」,(倫敦:JM登特父子[人人書庫],1948年),第38頁。

與平等的熱愛)在維護自由與大眾政府的重要性⁷⁴。他更指出:「被奴役人民的習慣是他們被奴役狀態的一部份,這些自由人的習慣是他們自由的一部分⁷⁵。」莫斯卡引述指出,有可能可以抵抗與控制統治者的必要因素之一,就是存在著不受統治者控制之「有組織的社會力量」⁷⁶。托克維爾認爲,「熱情與自由的習慣」有助於自由的維護。另一方面,他寫道:「在萬一失敗的時候,我不能會比一個民主的民族卻沒有自由的機構想出爲被統治做更好的準備⁷⁷。」喬弗內爾將自由的條件連結到公民的積極警惕的相關性⁷⁸,而且他斷言,當自由之品質存在程度

⁷⁴ 孟德斯鳩男爵,「法律的精神」,(紐約:哈夫納出版有限公司,1959年),第一卷,第20-23與34頁。

⁷⁵ 同上,第307頁。

⁷⁶ 莫斯卡,「統治階級」,第134頁。

⁷⁷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60頁。

⁷⁸ 喬弗内爾,「權力」,第277頁。

很高的時候,它來自「一個人自己對自己權 利的主張……⁷⁹」。

很重要的是聖雄甘地的觀點,印度民族 主義運動中的非暴力戰略規劃者與領導者, 它們完全符合這些理論家對這種社會權力與 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觀點。甘地一再論述, 真正的自治(swaraj,斯瓦拉吉)不是一個關 於政府之權責安排與統治者之身份的單純問 題。相反的,民主是建立於社會的內在力 量⁸⁰。他將印度之所以受英國的統治歸咎於 印度自己的薄弱條件⁸¹。因為「畢竟,有甚

⁷⁹ 同上,第293頁。

⁸⁰ 參閱M.K.甘地,「和平與戰爭中的非暴力」,(阿默達 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1949年),第二卷,第187-188 頁。在這裡他建議,在國内如此薄弱的印度,將因動亂 而分裂,更容易成為一個新外國統治者的獵物。另參閱 N.K.波希,「甘地的研究」,(加爾各答:印度聯合出版 公司,1947年),第62-63頁。

⁸¹ 參閱甘地,「欣德斯瓦拉傑(Hind Swaraj)或印度地方 自治」,(小冊子,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1958 年),第38-41頁;及吉恩夏普,「甘地之自願奴役性理

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自我管理「只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才會出現⁸²。」在自我統治可以建立以前,人們必須擺脫自己「無助的感覺」。缺乏自信,他們無法採取行動以改變政治結構⁸³。「把一部完美的憲法施加於一個腐爛的內部條件將會像是粉飾的墳墓⁸⁴。」因此,非暴力的革命不是一個奪取政權的計畫,而是一個「以和平轉移權力之終結方式的轉型關係⁸⁵。」一個內部已經強化、自立自強、自力更生的印度將是安

論」,在「政治戰略家的甘地」,(波士頓:波特薩金特出版社,1979年)。

⁸² 甘地,「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 出版社,1948年),第一卷,第36頁。

⁸³ 同上,第12頁。

⁸⁴ 波希,「甘地選集」,(阿默達巴德納瓦傑宛出版社, 1948年),第118頁:參閱同上,第121和123頁:甘地, 「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第一卷,第351頁:及甘 地,「撤提阿格拉哈(Satyagraha)」,(阿默達巴德納瓦 傑宛出版社,1951年),第283頁。

⁸⁵ 甘地,「和平與戰爭的非暴力」,第二卷,第8頁。

092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全的,甚至不需要武裝也不會受到外國列強 的侵略,甘地如此認為⁸⁶。

₩P.47

本分析對政治權力之控制的隱含意義

從本文有關可以控制政治權力之手段的討 論,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 1.缺乏強有力之權力駐集點、而且被統 治者是相對受到分化的社會,儘管有 正式的憲法,很容易受到暴君與其他 無法控制之政治權力形式的攻擊。
- 在這些情況下,單純地替換佔據統治 者地位之個人或團體是不足以對這個 位置的佔有者建立有效的控制。

⁸⁶ 參閱同上,第一卷,第103-104頁。

3.為了讓有效控制統治者之權力從長遠 來看成為可能,權力必須有效地下放 而且分散在整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社 會團體與機構。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考慮其中的每一點。

憲法不足以控制統治者的權力

我們已經理解到,在控制統治者之權力的 努力中,政府體制之形式比較於整體社會之 實際權力分配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同時,權 力駐集點的受到削弱或破壞很可能會大幅增 加被統治者控制他們之統治者的困難。

民主的憲法雖然它規定政府合法權力的 限制,它建立政府指揮與選擇統治者的正常 程序,以及它保證被統治者一定的自由與權 利,但它甚至不足以扭轉這個趨勢。如果社 會是薄弱的及民主之統治者是強大的,傳統 的或書面的憲政上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與對統 治者特權的障礙,將無法防止反民主之政權 以軍事政變或者外國入侵來奪取政府的權 位。在同等條件下,其中之社會是結構性上 薄弱的時候,被統治者甚至也沒有能力可以 防止以憲法方式選擇出來之統治者逐步擴大 超出其合法的限制,或防止發生行政權的篡 奪。當一個強大的集團有意願違反民主國家 的「規則」,這些憲法的條文與法律並不能 自己防止受到這樣的奪權。

₹ P.48

不過,結構上強大而有效權力之能量是分 散於社會團體與機構的社會具有管制統治者 之權力來源以及有效抗爭的潛能,以維持或 恢復民主政府的體制。

對憲政民主體制結構性之必要條件的這種深度見解到今天並沒有充分地受到甚至熱烈

的獨裁反對者與自由之倡議者的了解。相反 的,許多不同派系的民主人士把一部憲法當 作綱要地描述政府的結構與適當的範圍,以 運作這個國家成爲建立與維護民主政治社會 的關鍵。不過,儘管有這樣的憲法,大量的 憲法民主國家已經被源之國內或國外的專制 或獨裁政權所取代了。這應該顯示了,當一 個強大的團體不願意遵守這樣一部憲法及其 規定與限制的時候,單靠它們本身不足以控 制統治者的權力。社會同時需要有可以控制 這些不情願自願性地遵守憲法所建立之限制 與程序之統治者的這個能力。

在一個內部薄弱而權力集中於國家的社會,憲法的障礙無法阻止一個反民主的篡奪權力。在這些條件下,被統治者也將無法防止一個憲法選出的統治者從事非法逐步擴展他的權力,或者防止憲法本身的暫停一也許經由申訴國家的危機。例如,如果他們選出

來的總統受到軍隊的咆哮,宣布緊急狀態以 處理一個被假想的危機,解散議會,取消選 舉,逮捕反對派領導人,並且應用對報紙、 廣播、與電視的控制時,被統治者可以做甚 麼?

爲了面對這種情況,被統治者必須能夠 以他們的權力對付篡權者的權力。爲了這樣 做,他們必須能夠有效地進行抗爭。這在整 個社會結構中需要擁有有效的權力駐集點。

₽.49

不過,必要的條件可能不存在。社會的非國家機構可能是薄弱的、而且已經受到政府的控制。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與打擊篡權相關的團體會保有或發展出獨立行動與抵抗統治者的能力。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有可能與國家機器息息相關。大部份民眾他們的經濟生活可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相同的機器。人

們可能已經習慣於讓「政府」來處理他們的問題,而不是他們自己來處理這些問題。如果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那麼抵抗篡奪權力的機會一更不會是成功的抵抗一就會是非常的微小。在正常情況下,社會的結構與有效權力能量的分配,以及它如何處理它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將會非常強烈地影響、甚至決定它抵抗企圖施加獨裁政權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政策與行動已經削弱了社會之權力駐集點、與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那些人的動機是無關緊要的。篡奪者不會單純因爲這些改變是由一個真誠地想要解決不公不義、促進福祉、或是提供有效之軍事與行政管理能力以嚇止及擊敗國際軍事威脅、或國內恐怖或游擊戰之攻擊的政府所執行的,而感到他們的任務是更加艱鉅的。

在憲政的民主國家,不同的團體不斷地趨向於把整體社會的更大責任、以及在社會之

上更大的權力交給國家。幾乎所有的團體都 依靠國家的軍事能力,以應付外國的危險。 不同類型之社會改革者與革命家依靠國家以 影響他們想要的變革,以處理他們認爲要爲 社會醜惡現象負責任或是反對期望中之改變 的團體。對國家的這個依賴已經以民主的名 義加以合理化,聲稱立法機關或其他政策機 構會爲了整體社會的福祉而行使民主的控 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社會團體與機構, 如家族、丁會、宗教團體、以及產業公司繼 續存在於國家機器之外。不過,它們的「相 對工獨立自主性與權力跟以前時代這些駐集 點控制統治者的權力相比、幾乎已經顯著的 減少了。有時候,這些團體與機構的獨立性 與力量已經爲了不是那麼高尚的動機而被破 壞了。不管爲了任何不同動機之這種破壞與 受到統治的後果會隨著個案的情況而有所不 同,但在這個面向上它們總是相同的:統治

者之權力潛能的增加是由社會付出代價的。

₽.50

當駐集點受到削弱而統治者之權力潛能得 到擴張的時候,就產生了朝向獨裁政權之憲 法上與政府形式上之改變的可能性。並不一 定會發生一個立即的改變,這往往是不可能 的。至少會有一種形象—而目往往實際上有 一些—社會大眾對政府的控制通常已經維持 一段時間。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這個控 制通常取決於統治者自己的意願,符合一定 的標準或者憲法、法律、傳統或道德準則等 規定的限制。不過,即使是民選的統治者可 能不願意遵守這些限制。或者,統治者的權 力可能已經以一系列小或顯然不起眼的方式 涿步擴展, 因而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或感覺受 到它的干擾。

或者,政府的權位可能會突然地被一個

可望更充分利用這個職位之權力潛能的團體 從一個行為用心而自我約束之統治者的手中 加以奪取。在像這些個案的情況下,一旦控 制了國家機器的這個統治者,將會任意行使 全部政府機器與體制對被統治者與他們之機 構的控制,它已經被偽裝成「正常」的時 期、儘管是爲了非常不同的動機⁸⁷。此時, 民眾與統治者相比較之下將會是薄弱的,而 且比他們本來在社會機構沒有被削弱而國家 權力沒有增加的時候,更沒有能力有效地抵 抗⁸⁸。

以他分析民主社會中削弱獨立之權力駐集 點的政治影響爲基礎,托克維爾預言,如果 在這樣的社會中絕對的權力重新被建立,這 將「假設一個新的形式與外表,其功能是我

⁸⁷ 參閱喬弗内爾,「權力」,第22-23頁。

⁸⁸ 參閱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93頁:與 第二卷,第258頁。

們的祖先所未知的⁸⁹。」他在極權體制出現在史達林之蘇聯與納粹德國之前的一個世紀 作出這個預測。

我們對憲法限制統治者權力所展示之不 足、以及現代暴政威脅之嚴重性的經驗,都 足以嚴重督促我們要能夠超越憲法與法律規 定、以尋求其他額外的手段來控制這些不願 意接受限制的統治者。

在民主的理論中,公民訴諸暴力革命反抗暴君的權利已經得到承認。要反抗外國威脅,憲政民主國家都依靠軍事力量。現在的理由存在於我們不滿意處理緊急情況之手段的充足性。反對暴君之暴力群眾革命與對侵略者之軍事抵抗兩者可能都面臨著要成功的實際障礙。當手無寸鐵的被統治者嘗試暴力革命以對抗一個裝備精良之統治者的時候,

⁸⁹ 同上,第一卷,第332頁。另參閱第334頁,及第二卷, 第288-290與294頁。

他們幾乎總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最有可能導致其可預見的失敗。對抗一個攻擊憲政政府的政變,他們更沒有匹配的力量,因為通常是軍隊發動或者支持這個政變。在外國入侵的情況,入侵的外國統治者通常已經下定決心,他的政權已經有明顯的軍事優勢超越這個要受到攻擊的國家,因此防禦之軍事抵抗只有嚴厲的機率可以達到打擊對手的成功。

₽.51

有時候游擊戰爭被當作是這些手段的一個替代性手段。不過,它受有一些嚴重的限制,因為巨大傷亡的傾向、對成功未定的前景、很長抗爭時間的頻率、以及結構性的後果。受到攻擊的這個政權立即就會變得更加獨裁,而且由於擴張軍事勢力的集中影響,以及因為在抗爭期間社會的權力駐集點受到

削弱與破壞,即使在一個成功的抗爭之後這個政權也會變得更加獨裁⁹⁰。

因此,有必要把目光跨越正式的憲制安排 與這種暴力的制裁手段,使民眾能夠在危機 中行使對統治者的有效控制,不論是國內的 或國外的。

在這種危機的時刻,如果社會並不具備強大的社會團體與機構能夠獨立行動、能夠有效地運用權力、有能力控制中央的統治者,那麼單獨依靠正式的憲制安排,以設定統治者的限制可能會證實是災難性的。托克維爾警告,在這種情況下的困境:

₽.52

……民主國家……很容易將他們全部可

⁹⁰ 有關對這些暴力革命、軍事政變與游擊戰争之問題更全面的討論,參閱第十二章,「大衆權能的提升」之章節:制裁與社會。

104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支配的力量帶入這個領域,而且當這個國 家是富裕而且人口眾多的時候,它很快就 會是成爲勝利的;但是如果它被征服了, 它的領土受到入侵,它幾乎沒有資源可以 指揮,而且如果敵人佔領了首都,這個國 家就丢掉了。這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因 爲社區的每一個成員都被單獨地孤立隔 離,而且十分地無力感,整個群體沒有一 個人可以捍衛他自己或向大家提出一個凝 聚點。在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什麼比國家更 強大了; 當國家之軍事實力受到摧毁是因 爲軍隊受到破壞、以及它的公民力量受到 癱瘓是因爲主要的城市被佔領了,剩下的 只是沒有力量或沒有政府的眾多民眾、無 法抗拒這個來攻擊的有組織力量…。經過 這樣一場災難,不僅是民眾無法持續承擔 敵對的行動,而且大家可能會認為,他們 將不會想要嘗試它91。

單純改變統治者 也不足以建立持久的控制

到現在爲止大家應該明白,建立眞正而 持久之對統治者權力的控制不能只是透過將 一個統治者換成另一個可以佔領命令頂峰的 人。更基本的改變是有必要的。然而,在憲 政民主國家大部分政治辯論的焦點,都放在 誰應該控制正式的政治結構。如果我們關注 民主原則的實施,更根本的問題反而應該這 樣:什麼型式的社會與政治秩序是大家長期 的期盼,而且有能力可以解決政治權力之控 制的問題?

主要的焦點會放在人員或派系而不是放 在結構,部分是因爲缺乏清晰的思考而造成 的。我們通常無法在特定的暴君與暴君的體

⁹¹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第258頁。

制之間加以區別⁹²。從這裡大家可以得到結 論,當已經做了重大的努力以驅逐這個暴君 時,很少或沒有注意到讓暴政變得有可能之 情勢的改變。在這些時候,人們尋找積極的 抗爭手段,以打擊國內或入侵的外國暴君, 很少或沒有注意到抗爭手段自覺性的選擇, 這些抗爭的手段不僅將會有機會產生立即的 效果,而且從長期來說將有助於建立對統治 者權力之控制的堅固能量。相反的,在某些 情況下,使用的抗爭手段事實上使長期的控 制變得更加困難。

₽.53

我們也沒有將以普通選舉選出人員或政 黨以塡滿統治者的職位、與人民有機會可以 主動參與政治社會的條件之間加以區別⁹³。

⁹² 見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一卷,第21頁。

因此結果,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定期的選舉。不過,很少或沒有注意到在各種不同的 社會團體與機構分散權力的必要性,也沒有 注意到要強化人民的能力、讓他們自己做 重要的決定以及對統治者權力維持有效的控 制。

佔據統治者職位之人士與政黨的改變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造成任何差別。有時候,這個差別會很大,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壞。這個改變是否會有差別,而且如果是有差別、那它是什麼,似乎會隨著以下這些因素而有所不同:(1)統治者自我控制的程度,(2)他的社會與政治目的,(3)獲得統治者職位、維持這個職位、與落實政策的手段。如果在前任與新統治者之間有差別的話,這就是三個有影響力的因素,不僅僅是一個單純之佔據

⁹³ 喬弗内爾,「權力」,第220頁,及漢娜阿倫特「論革命」(紐約:維京出版社,1963年)。

統治者職位的人事變化,甚至也不是單純是 被統治者影響選出新人事的能力。既不是這 種改變也不是這種影響力就可以必要地展示 民眾「控制」他們之統治者的能力,如果他 「不願意」受到控制的話。統治者不想屈服 於侷限與行使他們權力之限制的這個政治情 況,就是最關鍵與最危險的情況,而且迫切 地需要解決方案。

通常被統治者幫助選擇統治者、以及影響一位願意接受影響之統治者政治政策與措施的能力,將會與實際控制一位下定決心不接受限制之統治者的能力產生混淆。這種混淆可能比它實際情況對民主式控制造成更大的錯覺。這種錯覺可能使統治者更容易擴張他的控制與權力,而被統治者自己變得更加自滿,對施加控制更沒有興趣,而且不太願意抵抗⁹⁴。這種混淆可能也有助於創造一個印象,就是統治者這個職位的競爭者之間有一

個比它實際情況還要大的差別。托克維爾的深度見解仍然有效:「我們現代人因此更沒有比通常假設的情況受到分化;他們不斷地爭執,要將至高的權力歸屬於誰的手中,但是他們隨時會同意這個至高權力者的職責與權利⁹⁵。」

₽.54

由於統治者行使權力之能力實際上運用的 程度將隨著上述的因素而有所變化,統治者 的更換可能會導致統治者應用權力之範圍與 方式上的短期變化。不過,很重要的是,改 變佔據統治者職位之人事本身並不會減少不 論誰是統治者而行使不受被統治者控制之權 力的「能力」。如果整個社會之權力駐集點 同時與被統治者抵抗統治者的能力,在人事

⁹⁴ 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21-22頁。

⁹⁵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266頁。

改變之前、或在努力實現這種變化之前都受 到強化的話,這樣的改變將只會跟隨著統治 者的更迭而發生。否則,發生暴政之潛能將 不會有任何改變。因此,如果要終結暴政本 身以及一個特定暴君的政權,社會追求自由 之能力的成長是有必要的。

一場由自由主義者形成的革命變成了對自由的確認[孟德斯鳩這樣寫]。一個自由的國家可能有一個催生者:一個被奴役的國家只能有另外一個壓迫者。不論是誰有能力廢黜一個絕對的王子,那個人就有足夠的權力把自己變得是絕對的⁹⁶。

即使在政治體制之外在形式與憲法似乎有一些改變的時候,如果基層的權力結構本

⁹⁶ 孟德斯鳩,「法律的精神」,第一卷,第309頁。

身仍然沒有改變,實際的變化可能似乎比它外表看起來的還會有限。喬弗內爾說,從君主體制到共和體制的這種改變,保持了整個君主制國家的完整,而國王的職位是由「國家的代表⁹⁷」所取代,「……一旦承認一個人的意志有不必制衡與毫無界限之主權的原則,由此產生的政權實質上都是相同的,對任何人、不論是眞實的或是虛構的,這要歸功於君主意志⁹⁸。」也因爲因此,看來最受到反對的這些體制,但它們在授予佔有統治者職位之個人或團體不受控制的權力上,有許多共同之處⁹⁹。

₽.55

在一個結構穩定的體制,其中一個群體

⁹⁷ 喬弗内爾,「權力」,第101頁。

⁹⁸ 喬弗内爾,「主權」,第199頁。

⁹⁹ 同上。

是上級者而另一個群體是下屬者,齊美爾寫 道,除非出現了「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形 能」, 甚至是「下屬者得到解放也往往不僅 不會帶來普遍的自由……而且只會將一些下 屬者提升進入統治階層100。」除非之前已經 有或者透過擊碎集中之有效權力以及將它擴 散到整個社會,而日除非有比統治者權力更 強大之社會機構權力隨之而來的「下屬者的 解放 1 , 單純之統治者職位的人事變更將 不會增加被統治者控制統治者權力能量的能 力。不論是統治者的職位是由同一個人佔據 一段長期的時間、或是在社會權力之結構根 本上維持不變而該職位的人事有定期的改 變,這個結論都是正確的101。如果要讓統治

¹⁰⁰ 齊美爾,「喬格齊美爾的社會學」,第274頁。

¹⁰¹ 正如帕累托(Pareto)之精英的輪動理論。參閱威爾佛列 多帕累托,「思想與社會」,(紐約:哈爾括特布雷斯 公司,1935年),第四卷。第1787-1798頁。

者政治權力會受到控制,顯然是必須有更根 本的變化。

權力下放是持久控制的必要

要建立一個有效地行使對政治權力之控制 的持久能力一尤其是在危機的時候一須要 強化全社會而犧牲統治者。這就是說,建 立這種控制需要將大量有效的權力能量下 放到各種不同之社會團體與機構。此時, 這些權力的駐集點就可以在正常運作的社 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有效地 行使權力,而且可以控制統治者權力來源的 供應。

這些團體與機構獲准向統治者提出建議、 以及幫助管理他的政策,這是不夠的。他們 必須能夠作出自主的決定而且能夠自己執行 它們。托克維爾問,「一群不習慣在細節上 擁有自由的民眾要如何學會在偉大的事物上

溫和地使用它?¹⁰²」因此,要建立行使對統 治者之權力行使有效控制的能力,就需要違 反現代政治之重要趨勢的社會改變。

當社會中存在著具有這種能力之駐集點的時候,通常非常重要的是要保護與改進它們。或者,如果它們是因為某些原因而不適合,那重要的就是必須要建立替代性的團體與機構。如果認為有必要削弱或消除某些本身從事不良活動之現有的團體與機構一比如說,壓迫其他地區的民眾一透過不會進一步集中統治者之權力以及不會相對削弱一般民眾之權力的手段來這樣做,這將是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以新而自願且具有有效自主權力能量之團體、協會與機構來取代舊的駐集點。然後這些新的駐集點就可以幫助確保被統治者個人的自由而不會減少

¹⁰²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92頁。

他們的平等¹⁰³。如果要維護自由,每個公民 必須「爲了捍衛它而與他的同胞團結起來 ……」¹⁰⁴。

₽.56

許多一可能是大部分一統治者有可能不鼓勵或積極反對這項權力的下放與社會之志願團體與機構的強化。這個想法本身可能被認為是顚覆性的。不過,有時候一個統治者可以真正地相信民主原則,因此可能甚至鼓勵及促進這一個權力下放的進程。不過,這個政權無法獨自進行這個過程,它需要這些社會之團體、協會與機構的積極主動參與及接受責任。在大多數的其他情況下,這些駐集點的發展與強化可以相當自主性地以自願的努力獨自來完成,如同甘地所設想而透過他

¹⁰³ 同上,第二卷,第295-296頁。

¹⁰⁴ 同上,第97頁。

建設性方案所發展之權力分散的社會¹⁰⁵。同時,現有的組織可能透過他們的抗爭促進這種下放轉移,以實現一個相對較大的自由,包括行動、自決、或對鄰里、城鎮、與地區的局部控制、以及在外來統治之下各族群的完全自治。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之抗爭的手段、與危機 中之社會及駐集點所依靠之最終制裁的類型 也將會重要地影響這個政治社會中權力的下 放或集中,我們將更詳細地研究這個。

要達到權力下放,可以開發其他手段及改善舊的手段。但是,無論是哪一個有助於達到這個目標之各種不同的手段,將有效之權力下放到整體社會結構中,是防止暴政與其他不受控制政治權力形式之持久能力的必要條件之一¹⁰⁶。

¹⁰⁵ 參閱吉恩夏普,「甘地的建設性方案理論」,在「政治戰略家的甘地」,第五章。

₽ P.57

爲了要建立對統治者的有效控制,社會組織與行動技術(包括最終的制裁)這兩個問題是彼此相關的。要尋求解決政治權力之控制的問題,以及要努力尋找發展這種有利於社會控制的手段,我們必須找到以下這些問題的解答:

- 人民如何使用維護與提升他們保持自由之能力的方式組織一個自由的社會?
- 2.人民如何使用同時處理這個特殊問題、而且也可以促進而不是阻礙對政治權力之長期控制的兩個方式,而能

¹⁰⁶ 有關體制性之權力下放會在第12章「提升民衆的權能」之章節:發展提升權能的策略,有更加充分的討論。

夠產生社會與政治的改變?

3.一個社會如何透過有助於解決當前的問題,也同時也在長期有助於控制與分散—不是集中—政治權力的手段, 而可以處理不接受控制之政治權力(如壓迫、暴政與戰爭)的特殊情況呢?

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都與可以造成改變及維持社會體制所依賴之制裁的類型所使用的行動技術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爲應用於衝突中之制裁的本質及其執行與社會中權力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繫。我們必須增加對制裁與結構之間的關聯性的深度見解。

|政治性制裁與有效權力之分配

制裁之兩個替代性的大類型可以稱之爲政 治性的暴力與非暴力行動。¹⁰⁷這兩種類型可 能對未來社會的權力有相當不同的影響。暫 時撇開政治上有關暴力與非暴力行動的其他 問題,讓我們簡要地考慮一下如何從這些類 型之制裁中選擇其中之一,因爲這個控制統 治者或一個機構之技術可能會大大影響被統 治者控制政治權力的長期能力。

助長權力集中之政治暴力

大家已經廣泛地承認,暴力革命與戰爭 之中或者之後都會發生統治者權力集中的增加。這個認識絕對不限於政治暴力與集權的 反對者。不過,即使當這個既有之社會與 政治體制的批評者一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一有這種見解的時候,他們很少問到

¹⁰⁷ 這裡的政治暴力是指為了進一步之政治目標常用的肢體暴力或威脅,不論是由國家,非國家團體或個人,包括對付反對派團體的監禁、處死、暴亂、游擊戰爭、傳統戰爭、暗殺、軍事政變、內戰、爆炸、恐怖主義、以及警察與軍事的行動。

爲什麼中央集權會與政治暴力有關。甚至, 他們很少問到政治暴力是否可以與建立對統 治者權力之持久有效的控制相容。相反的, 經常發生的事是,這些人很清楚地了解既有 走向權力集中的趨勢、已經要求一些似乎可 以確保統治者權力集中以及增加控制這個權 力之困難度的政策與措施。卡爾馬克思與佛 拉迪密爾列寧(Vladimir Lenin)兩人就是這麼 做。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抗爭中所依賴之行動 技術與有效權力分散於社會之團體與機構、 或集中於統治者職位程度之間的這個可能連 結關係。

₽.58

馬克思提到了法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巨大的官僚與軍事組織」,而且是一個「可怕的寄生體……。」在法國的「所有政治性動亂」從法國第一次大革命到路易拿破崙的政

變,「改善了這台機器,而不是粉碎它。這些追求盟主的各方反過來把擁有巨大國家大廈當作爲勝利者的主要戰利品¹⁰⁸。」列寧一打算在俄羅斯利用這種集中的國家機器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一在1917年認爲馬克思的這一段是馬克思主義「巨大的一步」:「……到目前所有已經發生之革命都有助於改善國家機器,而它卻是必須被打破而粉碎成片。」列寧宣稱:「這個結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之國家理論中主要與基本的理論¹⁰⁹。」不過,他基本的雅各賓派(Jacobin)革命理論與他的做法與這個觀點非常的不同,雖然他說明它們是兼容相當的。

¹⁰⁸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第十八霧日」,第238-239頁,在大衛費恩巴赫編輯,「卡爾馬克思:政治著 作」,第二卷,「流亡時的調查」,(紐約:凡塔吉出 版社,蘭登書屋,1974年)。

¹⁰⁹ 列寧,「國家與解決方案」(紐約: 國際出版社,1974 年),第25頁。

在暴力革命之後,其中一個新的團體會 奪取國家的控制,這個新的統治者有時候會 被認為在這個時候是更人道主義的而且比之 前的政權更不會壓迫的。不過,這並沒有保 證,他們會保持這樣。列寧沒有。也沒有在 他的體制建立障礙,以防止在列寧之後任何 獲得統治者職位之其他人表現得更爲獨裁, 正如史達林所作所爲。

₽.59

這些社會團體、協會與機構的弱化,以及 統治者權位手中之有效權力能量的集中因此 並沒有一不能一帶給被統治者增加控制任何 不希望受到控制之任何未來統治者的權力。 喬弗內爾論述說,這個過程奠定了「鐵板一 塊之國家」的基礎¹¹⁰。

雖然戰爭之集中權力的效應在20世紀特別 明顯,這個傾向的確在之前就已經展示過 了¹¹¹。技術的變化及在平民與軍事部隊之間的區別幾近完全崩潰,擴大了這個趨勢。有效地動員人力與其他資源成爲一個高效率的戰爭機器、集中規劃與指揮的必要性、不同意見與不完整之控制的破壞性影響、以及提供給統治者軍事力量的增加,這些都有助於現代戰爭的強烈傾向、以集中越來越多之有效的權力於統治者的手中。

其他類型的政治暴力也可能有助於這個權力集中的過程。技術與政治組織的現代化發展似乎突顯了政治暴力朝向有效權力能量集中的傾向¹¹²。在這些因素之中有如下列:

¹¹⁰ 參閱喬弗内爾,「權力」,第18-22及244-246頁。

¹¹¹ 參閱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戰爭的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2年),第一卷,第232-242,302頁及特別是第311頁:布羅尼斯勞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人類學分析戰爭」,美國社會學期刊,第四十六卷,第4號,第545頁:及馬林諾夫斯基,「自由與文明」,(紐約:羅伊出版社,1944年),第265與305頁。

¹¹² 下面列出的因素以類似的形式出現在吉恩夏普,「非

- 1.如果要有效地運用暴力,爲了準備與 發動政治暴力,集中式的指揮與控制 在整體上是必要的。
- 2.這需要對武器(與其他物質資源)、現 役的戰鬥者、以及這些所依靠之團體 與機構的集中式控制。
- 3.這種控制(如因素1及2)意味著在抗爭 中那些行使這個控制者之權力的增 加,包括運用肢體暴力來維護它。
- 4.在一場透過政治暴力的成功抗爭之 後,控制這個抗爭進行之團體有可能 保留抗爭中累積下來的權力能量。或 者,如果發生軍事政變的時候,其他 人或者原始團體之一部分將會獲得制 度化之權力能量的控制¹¹³。

暴力行動的政治」,第800-802頁。

¹¹³ 有關制度化政治暴力之一些後果的進一步分析,參閱第 11章:「社會的要件」與第12章「民衆權能的培育」。

\$\frac{P.60}{}

- 5.舊國家的佔領、受到新累積更多之權力能量的強化,與舊的統治者比較、這意味著未來之統治者的有效權力能量會有一個整體的增加。
- 6.這個權力能量的增加也可能是因為抗 爭期間有效之權力駐集點受到破壞與 削弱,其結果是被統治者相對於統治 者更加弱化。
- 7.暴力產生的新政權需要依靠暴力,因此集中權力以保衛自己不受到內部與外部敵人的攻擊。
- 8.在一個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都一樣認爲 暴力是有效權力的唯一類型及抗爭是 唯一之真實手段的社會,其中統治者 有一個行使政治暴力的巨大能量,而 被統治者很可能會感到無助。

這些因素與其他因素會有助於降低被統治 者控制社會中之統治者的權力,而這個社會 是依賴政治暴力作爲其最高制裁與抗爭的手 段。

非暴力制裁有助於權力之擴散

非暴力行動看起來似乎對社會之權力分配 有一個相當不同的長期效應。這項技術不僅 沒有政治暴力的集中效應,而且它似乎大大 有助於整個社會中之有效權力的擴散。這個 反過來使被統治者可能更容易長期控制他們 之統治者的權力行使。廣泛應用非暴力行動 以代替政治暴力似乎可以在被統治者之中擴 散權力能量的原因如下¹¹⁴:

¹¹⁴ 這份因素的清單也以類似的形式出現於同上之書籍, 第802-806頁。參閱第三部分,「非暴力行動的動力學」,有關支持這個深入見解的分析與數據。

1.雖然強有力的領導可以在啓動非暴力 運動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隨著衝 突的發展與原來的領導受到對手加以 監禁或以其他方式消除, 一個持續的 中央領導小組常常不再是必要的,而 事實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維持的。在其 他的情況,如果領導小組繼續運作, 參與者還是需要更大的自力更生。這 個運動整體將因此而傾向變成爲自力 更生,而在極端的情況下有效地不須 要領導人物。特別是在嚴重的鎮壓 下,非暴力行動的效率就會要求參與 者能夠採取行動而不必依賴中央領導 小組。

¥P.61

2.這個運動不能透過管制對戰鬥員之武 器與彈藥之分發而集中控制,因爲在

非暴力的行動之中並沒有實體上的武器。相反的,這些行動依賴於這些素質、如他們的勇敢、維持非暴力之紀律的能力、以及運用這個技術的技巧。這些素質與技能更可能在使用中得到發展。因此,這種做法比部隊依靠指揮官員對裝備、彈藥與命令的補充更有助於產生更大的自力更生。

- 3.政治暴力之運作中的力量集中不會出現在非暴力的行動當中。依賴非暴力領導者的程度在運動進行當中會受減少。如果他們要繼續作為領導者,那只是因為他們自願接受的道德權與人民把他們當作是熟練的領導者與戰略規劃者,而不是因為透過對參與者加以威脅或施加暴力以強制執行他們意志的任何能力。
- 4.當領導者無法在抗爭過程中累積行使

政治暴力的能力時,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化的鎭壓手段會準備好,以應用在 抗爭後來對付他們的追隨者與其他的 人。

- 5.當有非暴力抗爭的一些領導者接受國家的職位時,包括統治者的職位,諸如發生於民族獨立抗爭之後,此時這是真實的,他們將有可以支配這個國家之警察與軍隊的能力,但是這些不會因為他們自己所積累之發動政治暴力的軍事武力與能力而有所增加。
- 6.在全社會中的社會團體與機構將不會 受到政治暴力的削弱或破壞,或屈服 於它的要求。相反的,在非暴力抗爭 中這些權力駐集點有可能得到加強。 這個在抗爭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工作 的經驗,表現出更大的自力更生,並 且獲得維護自己有能力繼續抵抗對手

鎮壓與統制之手段的經驗,有可能在 一個成功的非暴力抗爭中,已經可觀 地強化了這些駐集點。甘地時常描述 非暴力行動的運動就是透過人民產生 力量、使他們邁向實現他們之政治目 標的一種手段¹¹⁵。

₽.62

7.為了一個特定政治目的之非暴力運動,不能期待在所有情況下隨後發生政治社會將立即完全拒絕暴力。不過,這是朝向這個方向的一個步驟,可能或者不可能,之後會發生以非暴力的制裁來替代暴力的制裁。

以政治暴力赢得的改變可能需要

¹¹⁵ 見甘地,撒提阿格拉哈,第356頁,與吉恩夏普,「甘地揮舞道德力量的武器」,(阿美達巴德:納瓦維萬,1960年),第72與100頁。

持續地以政治暴力來守護它們。這些毫不費力地「得到」的改變可能很容易被拿走。不過,在這個以非暴力抗爭來達到改革的過程中,民眾也產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來捍衛這些變革的能力¹¹⁶。透過非暴力行動完成的改變,因此可能會更持久。這些改變也有助於使社會「必須」從依靠政治暴力以維護社會結構的特定領域中獲得解放¹¹⁷。

8.在一個政治暴力的抗爭之後,如果被 統治者以他們之權力能量與統治者比 較時有可能會感到無助,一個相當不 同的局面有可能在一場成功的非暴力

¹¹⁶ 參閱夏普,「甘地揮舞道德力量的武器」,第125頁, 及甘地,「非暴力的和平與戰爭」,第二卷,第340 頁。

¹¹⁷ 參閱理查德格雷格,「非暴力的力量」,(第二修訂版: 紐約: 朔肯,1966年,倫敦:詹姆斯克拉克,1960年),第146頁。

¹¹⁸ 百色(Bose)寫道,非暴力行動的經驗把人民:「使人們自立。當革命帶來了權力,就會在群衆當中均勻地散佈,因為,根據非暴力,任何手無寸鐵的男人、女人或兒童只要有堅定的心就都是有效的。在暴力之下,就不能做到這樣:那些可以最有效地利用暴力的人就會佔盡上風。」,(百色,「甘地的研究」,第148頁。)

志的統治者。

如果正確,本節的討論就會有各種不同之重要的務實的後續效應。即使我們假設兩種類型的制裁有相同之短期效益,選擇這一個或另外一個將會對社會產生相當不同的長期後果¹¹⁹。

₽.63

思考的必要性

這一章試圖對統治者的權力能量與其下之整體社會結構的權力能量分配之間的關係, 提供一些思考的大綱。也探討了替代性之制 裁與抗爭之手段對權力能量分配的影響。

失控的政治權力是如此嚴重的危險,以

¹¹⁹ 有關暴力與非暴力制裁之長期效應的進一步討論,以及蓄意以非暴力制裁取代暴力之方式的討論,參閱第12章,「民衆權能的培育」之章節「制裁與社會」及另一章節「發展培育權能的戰略」。

至於解決這個問題是勢在必行的。不過,並不是每個處理問題的提議在付諸行動的時候都可能會有同樣的結果。過去對控制政治權力的提議獲得非常有限的成功,已經被證明是無能爲力的,或者甚至會起反效果的。即使是「成功」的時候,這個過去之努力似乎有助於減少長期控制權力之能力的頻率,應該會刺激我們尋求更理想的解決方案。這個搜尋會要求,除其他事項之外,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本質與一個令人滿意之解決辦法的必要條件。

這些企圖對長期存在之問題的重新思考 有時候會令人不安。我們經常留下一種不滿 意的感覺。傳統之「解決方案」的充足性陷 入許多的質疑,而這個問題之本質的另類分 析,以及另類提議的「解決方案」都沒有受 到充分的發展。不過,如果它可以激發我們 思考,而且激發我們自己作出努力以解決這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135

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這種不安可能是有 益的。

以信心面對獨裁政權

₽.91

獨裁政權問題的嚴重性、它們所帶來的 危險、及以有效的方法來對付他們的需求,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都有增無減。常見的 獨裁政權一雖然數千年以來都是野蠻的一已 經被希特勒及史達林政權所取代。由於這樣 的發展,極權主義變成一個更可怕的對手。 這些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試圖吞嗤並且控制每 一個被統治者的整個生活及社會的每一個層 面。對個人、運輸、通訊、武器及整個社 會、經濟及政治體制的控制程度,都比傳統 的獨裁政權有大幅度的增加。權力變得更集 中。阿道夫希特勒及約瑟夫史達林現在已經 死了,納粹體制只是歷史學家手中的一件遺 物,而蘇聯體制正逐步轉型。雖然如此,對 相信人類尊嚴與自由的人們來說,獨裁政權 所造成的問題持續成長。

₽.92

政府與政治團體設定目標爲掌握國家的意願,以殘酷的方式對待反對者及無辜的民眾並沒有減少,實際上它可能是增加的。太多的時候,人們假設種族大屠殺已經在1945年被安全地埋在柏林的瓦礫堆之下。各種不同的教條與意識形態、與對其他人的懼怕,已經爲政治團體及政權的政策與作爲提供一個理由與「合理化」的藉口,否則這些政策與作爲將被視爲赤裸裸的暴行。新近在通訊、運輸、數據存儲與讀取、政治組織、電子監視、潛意識的人口控制、及殺人能力的技術發展,讓現代之政府建立並且保持有效獨裁政權的能力有增無減。

新獨裁政權的危險

現在的自由憲政民主國家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很清楚的,偏好獨裁政權的還是越來越多。然而在這樣的民主國家之內,這些民主體制內的嚴厲問題讓人們對他們的持久性產生懷疑。內部的不完善、高度的中央控制及少數菁英的決策經常引起人民對民主程序的活力與效力的懷疑。甚至在一些以他們的民主傳統與運作而自豪的國家,這些同樣都是真實的。許多人有無力感,而且感到無法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及無法影響主要的政治決策。各種不同形式對民主結構的直接攻擊持續上演。

美國並不例外;「水門事件」是一件顚 覆美國憲政上自由選舉的企圖。在許多不同 的國家,透過政治及軍事團體的內部政變、 警察與外國買辦的活動、政治恐怖主義、及 少數民族的游擊戰爭都持續對民主體制發動攻擊,以實現用獨裁政權來取代他們的民主體制。使用這些方法的團體擁護各自不同的教條及揮舞不同的政治旗幟。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與體制中,強有力的情報組織、外國買辦機構、及中央政府警察機構的成長,造就了那些機構的潛能,或者這些機構其中一部分的潛能,變得不服從權威並且攻擊合法政府,而不是爲了政府的目的而服務。軍隊已經以發動軍事政變的方式在成打以上的國家重複這樣做。

₽.93 P.93

民主架構之下的基礎社會條件也已經發生 了變化。即使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在憲 政民主出現之後,所有類型之社會、經濟、 與政治體制已經有非常大的改變。社會的 「草根」機構,以及甚至當地與州級或者省 級政府,越來越依附於中央集權的管理。強 有力的跨國公司正逐步從國家之外來控制國 家的經濟,而且使用這種控制來操控政府, 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所有這些條件 對自由都是不友善的。

在未來,暴君將能夠使用更細微,但決不會比魔鬼手段輕鬆的控制方法,像是這些現代科學可能提供的管控、心理操作、及藥物,來讓被統治者順從及「快樂」。奧爾德斯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在他書中說描述的「勇敢新世界」可能就不會很遠了;使用這樣的心理方法的獨裁政權可能會取代極權主義國家。

其他有關未來之危險的跡象也可以看得到。在那些從歐洲殖民主義地方出現的世界裡,傳統社會及本土文化持續的崩盤及甚至積極的受到破壞,更是造成衍生、心理、倫理、及個人混亂與社會解體的狀況。這個狀

況,特別是與深入而眞實的不滿混合的時候,孕藏著各種不同的群眾運動-社會、宗教、及政治的運動。它們可能預示一個新的政治救世主或者拯救奴役的教條,它會直接導致政治性的奴役。

如果還沒有辦法很快找到可以摧毀獨裁政權的有效方法,以及可以改變使它們能夠存在的那些條件,要防止及抵抗獨裁政權的工作將變得更加困難。因此,這樣的未來將是「自由」變成毫無意義的一個世界,或者它只是一個夢境的殘留印象。

₽.94

有很多文化及國家有他們愛好自由,及反 對所有暴政的傳統,即使實踐的結果並不總 是能夠達到理想。在採用憲法之前,反對政 治獨裁統治已經是美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在 這個大陸上創造新政治體制,反對他們所認

定之暴政的殖民地抗爭,並且起草新政府的 基本架構,都由人們對自由的信仰所促進, 不論其他任何存在可能的動機。殖民時期的 父輩們對道德及政治不可避免之任務的信仰,反對既有的獨裁政權並且防止建立新的 暴政。(當然,他們同時對他們對待被掠奪 土地的原住印地安人、被奴役之非洲人以及 被壓迫之自己女人的專制狀態卻時常是盲目 的。)

自從歐洲移民獲得獨立的時候開始,美國 政府的政策及與外國的結盟並不是都遵循對 自由及反對暴政的承諾。不過,很多美國人 都保持著這個基本的信仰。在面臨一種更大 的獨裁威脅時,妥協經常會出現在有需要的 實際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據說就 是「爲了使世界可以安全地發展民主」。

大多數人確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啓動就 是爲了打倒三個擴張的獨裁政權、解放被征 服的人,並且特別是戰勝納粹體制一這個到 目前爲止所知最極端的獨裁統治之一。冷戰 的官方目的是阻止共產主義獨裁統治形式的 擴大。即使在新近幾十年的最會干涉他國內 政的美國活動都被他們的倡導者諒解,這樣 的干涉是與更多嚴厲的獨裁威脅進行戰鬥所 必要的。雖然可能有時候,批評家會以合理 化指出其他動機,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各種獨 裁政權所帶來對自由造成的真正危險。

傳統解答的不適當

獨裁統治的問題不容易找到簡單的答案。 在獨裁政權之下,人們找不到能夠不需要努力而安全的方法可以解放自己,或者其他的 人能夠保護他們自己而將來不會受到傷害。 我們也不會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讓我們能 夠防止新暴政的發展。面對這種威脅,可以 清楚知道被動性不是安全的保證。實際上它

經常是相反的。無論如何,消極被動對這項 挑戰既不是有效而且也不是民主的因應。

支援解放及保衛自由的一切可能行動步驟 將涉及危險、可能的傷害、並且需要花時間 運作。也沒有任何一種方法的行動可以在每 種情勢下保證成功。

₹ P.95

那麼,我們要如何處理獨裁政權的問題呢?大多數相信自由的人們自然立即給的答案是,你必須戰鬥並且摧毀他們。如果你的國家是一個獨裁政權的受害者,不論是本地的或是外來的,你要戰鬥反對它。如果你的國家受到一個獨裁國家的攻擊,你就抵抗那樣的攻擊。如果暴君之被統治者正在起義,你就提供幫助。如果你的國家可能有機會受到獨裁政權的攻擊,你就提前準備擊退它,希望你如果可以變得足夠強壯有力,你將可

以阻止受到攻擊。

這些都是大部份全世界相信自由而且反對 暴政之人們的普通答案。這些廣泛的答案原 則上仍然像以前一樣的有效,但是如今之軍 用技術與政治組織的改變一即使以前的還是 正確的一造成有必要使用與之前常用方法的 不同方法來運作。

爲了使我們能夠面對獨裁政權的危險, 我們已經建立了至今不可想像而具破壞力的 龐大軍事系統。我們爲了反對獨裁勢力,我 們曾經把自己組織來進行許多相同違反民主 的活動,就像獨裁政權的所作所爲一樣。我 們曾經爲了反對另一個獨裁政權而支持一個 獨裁政權。同時,我們曾經在其他國家及我 們自己國家之自由與民主進程受到腐蝕的時 候,哀嘆袖手不管。

儘管有這些措施,還是看不到這個世紀中 反民主趨勢正在減緩的一些跡象,更不用說

加以圍堵或者反向改轉。實際上,我們的政策甚至可能促使老舊的獨裁政權更加鞏固及 出現新的獨裁政權。問題不是出在如何取得 與極端的獨裁政權和平共存。問題是如何再 確認大眾對他們的控制,即使受到極權體制 的控制,如何戰勝並且瓦解他們。

₽.96 P.96

諷刺的是,歷史上在最需要有效方法以 反對暴政而抗爭的當時,在國際衝突最後的 解決方案、傳統的方法一戰爭一,因爲現代 技術的發展,已經變成一種非常危險的選擇 方案。然而,如果在這樣的衝突過程中沒有 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戰爭,儘管它的 危險,人們將會堅持威脅使用戰爭¹。同樣 的,非常嚴重的內部危險也會存在於推翻國

¹ 參閱第10章,「尋找一個解決戰爭之問題的方法」。

內獨裁政權的嘗試過程中。

這些都與下列有關:軍事武器的集中化 及摧毀能力、通常極端高昂的內戰代價、及 特別是游擊戰爭帶來的傷亡與社會破壞,以 及這種暴力造成結構上改變的結果²。即使 當他們要破壞一個特定獨裁政權的時候,過 去的方法經常是不適當的,因爲他們允許其 他人繼續支持獨裁政權的發展,或者有助於 產生新的獨裁政權。目前對付獨裁政權的方 法,因爲不適當而嚴重到讓我們必須考慮如 何發展其他的方法。

爲了面對現代獨裁政權的危險而且要對付 他們,我們需要解放與防衛的新政策、行動 步驟與概念。那個必須在大量而破壞性之戰 爭與被動屈從於暴政兩者之間作一個選擇的 看法是錯誤的。

² 參閱第12章,「提升民衆的權能」,其中章節: 「制裁與社會」。

我們過去對現代獨裁政權、極權主義的運動、種族大屠殺及政治奪權之問題本質的理解並不充分。同樣的,我們對反抗他們而抗 爭、以及預防他們發展之可能方法的理解也不完全。由於我們政策的基礎是建立在不適當的理解上,難怪它們會被證明是無效的。

當然,其他方案選項必須受到公正的評價。例如,在評量其他政策的時候,重要的是要比較每一個方案可能最好的及可能最壞的結果,而不要(像發生的那樣)僅僅考慮一個方案之最好的、而另一個方案之最壞的。同時,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支持或是反對正在實施之替代政策的某些結果所帶來的機會;也必須要注意那些結果的本質,包括因應他們的可能改正及補救措施。目前政策之不適當性及提議之新政策中的缺失需要全面受到檢查,以檢驗每一個政策所宣稱的優點與效用。透過使用這種比較的方法,才有可

能得到公正的評估。

₽.97

不是那麼萬能

如果我們能夠指認出來這個體制已經構成獨裁者問題的特性、阻止他們努力把他們的體制結合在一起、或者妨礙他們執行的意願,我們要找到並且發展可以事前防止獨裁政權之新方法、以及一旦他們已經存在而可以摧毀他們的能力,可能就會增加。特別值得一提的,許多焦點都放在警察鎮壓的方法及獨裁政權的武裝能力,幾乎沒有人注意他們的弱點。的確,我們已經經常過度稱贊獨裁政權實際上的效率、效用、強而有力、及持久性。

所有的獨裁政權,包括極權主義者,都有 他們先天上的缺陷,經過一段時間,即使沒 有故意努力去激化他們,自然會讓這個體制 變得不是那麼有效而且不是那麼獨裁。有時 候這些缺陷會造成獨裁政權統治的瓦解。

獨裁政權,即使是極權主義的體制,不會是完全鐵鈑一整塊的,而且當然不會是全能或者永恆的。說獨裁政權不會都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這真的不是什麼完全新的講法。 大衛里斯曼(David Riesman)與凱爾德伊齊(Karl W. Deutsch)都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指出這個事實。

在1952年大衛里斯曼這樣寫到,我們經常 高估極權主義者可以「重新建造人類性格」 的能力³。人們受到壓力的時候,可能配合 扮演某種角色而且時常在外表上表現順從, 他們也可能對意識形態的訴求及教條的灌輸

³ 大衛里斯曼(David Riesman),「對極權主義權力之極限的一些觀察」,在大衛里斯曼,「富足為了什麼?」一書中及其他散文,(花園市,紐約:道布爾迪,1964年),第81及89頁。

是冷漠的,甚至是無動於衷。他們可能拒絕獨裁者所有認為應該被接受的倫理觀。人們可能放棄政治一私人化的過程,而不被體制的教條與計畫牽著鼻子走,人們行為的動機可能是他們的貪婪。腐敗甚至犯罪可能變得廣泛。為了中止它,人們可能過度有意熱情地表現出支持體制的法令,就像在政黨裡指責每個人是偏離主義一樣。權力衝突就可能在政權或政黨內部出現⁴。

里斯曼寫到,這種反應包含,「對極權 主義全然不英勇而謾罵的抵抗」以重建人類 新形像的努力⁵。甚至暴力恐怖也不能完全 「把它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所有的組織網絡關 係加以破壞」⁶。他寫到,這些控制在有效 性上的極限對這些體制有決定性的影響。不

⁴ 同上,第81-82頁。

⁵ 同上,第92頁。

⁶ 同上,第51頁。

過,我們自己對那些極限缺乏實際的理解也 影響到我們自己,因爲它會使我們「不是過 於膽小就是過於挑釁」⁷。相反的,我們應 該「尋找不必經過戰爭就可以推翻那些政權 的方法……⁸」。

₿ P.98

我們過去都假設,獨裁政權,特別是它們 最極端的形式,與其他政府體制與它們實際 上的有所不同。與這個常見的意見相反的, 一個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與所有的統治者一 樣,都倚賴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所有的統治 者都倚賴被統治者的合作、屈服與服從來維 持他們的權位。他們的權力源自社會資源的 來源,例如經濟資源、軍事能力、知識、技 能、管理與權威。

⁷ 同上,第92頁。

⁸ 同上。

這些社會來源都各自密切相關,或者直接 決定於,即將就任的統治者可以從他的被統 治者那裡獲得之合作、屈服、服從及協助的 程度 — 從整體全職工作人員的團隊與從全 部人民兩者。屈服可能需要透過使用暴力恐 怖來誘導,但是這樣,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 基礎依賴仍然存在。如果被統治者之協助與 屈服兩者或者其中之一受到撤回,統治者的 權力就會嚴重地被削弱了。

如果這種權力之撤回可以維持以各種不同的制裁方式出現,政權的結束就可以預見了。這個原則甚至可以應用到極權主義的統治者。這個依賴性對最終解決我們問題的辦法可能有相當大的重要性。

大多數的人認爲這個觀點是毫無意義的。

⁹ 有關這個權力理論更完整的闡述,參閱吉恩夏 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薩金特出版 社,1973年),第一章,「政治權力的本質與控制」。

他們相信利用足夠的威脅、恐嚇、處罰、殘暴、屠殺、及暴力恐怖,獨裁者會在任何人們身上實施他們的意志,而不會有任何選擇或者機會來改變這種情勢。利用鎮壓的措施希望造成服從與合作之強化的看法是非常不完整的。它暗示著這永遠只是一種單向的關係。有時候表面上看起來是這個樣子,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在特別的情況下,實際上政權變成跛腳, 沒有能力執行它的意志。因爲當太多人同 時違抗它、因爲它的行政管理者拒絕幫它的 忙、或者因爲它鎭壓的執行者不服從命令對 人民予以處罰,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有時 候,這些可能全部會同時發生。

₿[°]P.99

在1953卡爾德伊齊將強制與服從之間互助依存的觀點應用到極權主義體制的分析。這

個見解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決策之所以能夠強制執行(由極 權主義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是倚賴人民的服 從習慣。服從與強制執行之間是互相依存 的;它們彼此互相強化,而且在它們以不同 的比例如此做的時候,形式上多到好像它是 一個連續的光譜。在這個光譜的一端,我們 能想像一種情況,就是每人在那裡都習慣性 地服從極權主義政權的全部命令或者決策, 並不需要實施強制執行; 而在光譜的另一個 端,我們能夠想像另一種情況,在那裡沒有 人自願服從極權主義體制的任何決策,並且 每人都只會必須在槍口對準你的情況下,或 者在絕無僅有的威脅監督之下,才被強迫服 從。

在這兩種情況中的前者,強制執行將是 極其便宜的,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在後 者,它將是貴得使人望而卻步的,並且實際 上沒有政府可能在這種基礎上維持下去…。 大概在普遍的服從與無所不在的強制執行兩個極端之間就是有效政府的範圍。那種情況是,大多數的個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會或多或少習慣性地服從政府的決策,並不需要任何緊迫的監督¹⁰。

這些考慮適用於極權主義政權就如同它們 適用於所有的政府形態,但是把它應用到極 權主義政權時,它們會再次出現一個矛盾。 只要極權主義的權力不是太經常被使用,極 權主義的權力才會是強大的。如果極權主義 的權力必須從頭到尾都用來與人民作對,它 是不可能長久保持強而有力的。因爲與其他 類型的政府相比,極權主義政權處理他們的

¹⁰ 卡爾德伊齊(Karl W. Deutsch),「整塊巨石的裂縫」, 卡凱J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編,「極權主義」, (劍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1954年),第313-314頁。

被統治者需要更多的權力,這樣政權需要在 它們的人民中更廣泛與更可靠的服從習慣; 比它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依賴所需要最少之 重要部份人民積極的支持還要更多¹¹。

要逐漸將這個常見的深度觀點轉化進入特 意的具體抵抗行動,以逐漸破壞及摧毀破壞 極權主義體制,存在著嚴肅的困難問題。例 如,要從仍然忠貞的警察與軍隊所呈現的嚴 厲鎭壓面前,保持對政權支持的撤回是不容 易的。就像目前對付獨裁政權的政策也有它 們自己的問題一樣,在可能之替代方案中所 存在的困難、並不是作爲停止探索對付現代 獨裁政權之方案潛力的理由。

₽.100

極端獨裁政權的弱點

¹¹ 同上,第314-315頁。

根據我們對納粹與共產主義的體制、及某 些小一點的獨裁政權的認識,要指出他們之 中各種不同之具體缺陷是可能的。這些因素 終將及時,即使在沒有故意努力激化他們之 下,不同程度上會造成對獨裁統治之能力與 特性的改變。例如,這些缺陷將可能造成下 列的結果:

- ■限制政權施政的自由度;
- ■讓政權對人民的需求與願望更加體 諒;
- ■降低殘暴與鎭壓;
- 讓獨裁政權在自己的行動裡變得不那麼教條;
- ■降低政權對社會有效控制的程度;
- 破解政權無所不在的神話;
- 在最極端時,造成體制的瓦解。

下列是一些極端的獨裁政權的缺陷,包括極權主義的體制:

- 1.體制經營所需要之眾多不同的人們與 團體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或者被撤 回。
- 2.政權施政的自由度可能受限於過去的 政策、及體制仍然要持續之要件與影響。
- 3.體制的運作可能變成日常化,因此會 更溫和而且更沒有能力在教條的命令 下進行激烈的改變、而造成政策的突 然變化。
- 4.爲現有任務分配的人力與資源將使他們無法被再分發到新的任務。
- 5.指揮中心決策時,可能從下屬單位接受到不準確或者不完整的資訊,因爲下級部屬可能害怕引起高階長官的不

高興。

- 6.思想意識可能腐蝕,而且體制的神話 與象徵變得不穩定。
- 7.對意識形態的堅持可能導致對體制有 害的決策,源由於對實際情勢與需要 之注意力的不足。
- 8.由於官僚政治之能力與效力之惡化、或者因爲過度的控制與管制的繁文縟節,體制可能變得沒有效率;從而,體制的政策與正常的操作可能變得無效率。

₽.101

- 2.體制內部各種不同的衝突可能關鍵性 地影響而且甚至使它的運作中斷。
- 10.知識分子與學生由於對情勢、限制、教條主義與鎭壓的反應,可能變得煩燥不安。
- 11.一般民眾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變

得冷漠或者懷疑。

- 12.地區性的、階級的、文化的、或者 族群之間的差別可能變得尖銳。
- 13.權力階級結構將在某種程度上總是 不穩定的,有時候更是如此。
- 14.政治警察或者軍隊的部分單位可能 擁有足夠權力行使壓力以達到他們 自己的目的,或者甚至採取違反既 有的在位者。
- 15.對一個新的獨裁政權而言,需要一 段時間讓它的基礎變得穩定,這就 是一個特別脆弱的時期。
- 16.決策與命令的極端集中顯示有太多 決策必須由太少的人作決定,以致 無法避免錯誤。
- 17.為了避免發生這些問題,如果政權 決定分散決策與管理,這將導致集 中控制更進一步的消蝕,並且經常

會造成擴散新權力中心的出現,它 們可能想辦法以犧牲權力中心爲代 價而擴大他們的權力。

當然,這些極端獨裁政權的缺點,即使在這種情勢下有其他的因素參與其中,不意味著政權會迅速瓦解,或者會發生瓦解。獨裁的體制經常至少都知道它們的一些缺陷,而且會採取措施加以因應。同時,在適當的情形下,甚至是非常沒有效率及無能的政權經常都會苟延殘喘一段可觀的時期,並且正如里斯曼所言,「人們可能錯把體制粗魯的強制或者甚至是體制的意外事件當作密謀的天才12。」

₽P.102

¹² 里斯曼,「對極權主義權力之極限的一些觀察」,第81頁。

不過,要學習比我們當下對獨裁政權更多的了解、以及反對與抵抗這些政權的替代形式,應該是可能的。利用這樣的知識,在獨裁政權之下生活的人們就可以有意識地擴大這種先天固有的弱點,以便大幅度地改變這個體制或者瓦解它。在這樣的努力裡,強制與服從模式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就特別重要。抗爭的非暴力形式就存在於民眾可以保留給與政權服從與合作之能力的前提上。這種服從與合作的保留將使獨裁統治得以持續的權力來源受到限制或者切斷。

缺乏準備的抗暴運動

在這種對獨裁政權之不服從及不合作的 抗争中,將會涉及嚴厲的問題。我們必須謹 記,我們不可能在沒有碰到困難與危險之 下,就會有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這類抗爭 的問題必需從目前不同類型抵抗及摧毀獨裁 政權之政治暴力所受到限制的觀點來看。爲 了認真探討對擴大獨裁政權缺陷之不服從 與不合作之未來潛能、以便控制並且摧毀它 們,必需基本上從對獨裁政權、非暴力抗爭 的本質、以及對以前反獨裁之非暴力抗爭之 歷史的理解開始。

雖然還是不充足的,所有這些理解對於要開始進行抗爭的運動是必要的。因此,抵抗較小壓迫體制的非暴力行動的實例是重要的:在沒有先研究反對較小障礙的應用前,沒有人可以瞭解要如何進行一場大型反抗極權主義體制的非暴力抗爭,或者抗爭運動中可能的所有問題、弱點、與優勢。

因此,這種技術的整體歷史是重要的。 對特殊方法、戰略性原則、有效度的基本要求、及非暴力行動之動力學與機制,具有足 夠多的理解是這種探索的必要背景¹³。缺乏 這些瞭解,要能夠充分體會這種技術的一般

特性與能力是不可能的。這些包括:

₽.103

- ■非暴力行動如何行使權力及對付對手 的權力;
- ■如何運用這種技術以突破服從性與恐懼的符咒;
- 象徵性與心理性抵抗的角色;
- 可以運用並且影響權力之經濟上及政 治上的許多不合作方法;
- 爲了使用政治上以柔克剛的柔道術、 以因應粗暴的鎮壓及幫助抵抗運動人 士,有維護非暴力紀律的必要性;

¹³ 一些這幾個面向的簡介討論,參閱第9章「效力等同戰 争的政治——全民防衛」之章節:「政治權力的控制與 開放性抗爭的行為」,以及第10章「尋找一個戰爭問題 的解答」。不過,更徹底的理解是必要的。這些請參閱 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波士頓:波特薩金特 出版商,1973)。

- 在一個非暴力抗爭期間,參與陣營之力量的持續變化;
- 在任何大家認可的領導者被抓之後, 可以持續抗爭的方法;
- ■在衝突期間,可以從一般民眾、對手 那邊之陣營、以及第三者喚醒得到額 外支援的過程;及
- ■可以帶來成功勝利而造成改變的機制 (操作的機制很少是說服轉換,經常是 配合調解,有時非暴力的強制脅迫, 甚至是敵對政權的分支瓦解)。

在許多重要的個案中,非暴力的抗爭已經 被應用在反對極權主義的體制,有些是單獨 應用,有些是與政治暴力相結合。因爲實際 上並沒有極權主義的體制已經被非暴力抗爭 永久性地推翻,這種抗爭的發生要比一般所 知道的還要更多。這些個案確立了以非暴力 抗爭反對包括極權主義體制的極端獨裁統治 是一件可能的事。

這些個案成功與失敗的程度各有不同,端 視要用哪個標準而決定。在數個實例中,這 類的抗爭給政權帶來難以輕視的問題。有時 候,它迫使對方讓步並且至少贏得部分的勝 利。

下列是比較重要案件中的個案:

- 在納粹1940-45年佔領期間,挪威抵抗 運動的公民不服從、政治不合作及營 救猶太人;
- ■1940-45年,丹麥抵抗運動之政治不 合作、勞動罷工、心理抵抗、猶太人 的營救、以及1944年哥本哈根的總罷 工:

₹ P.104

- ■1940-45年荷蘭抵抗運動之政治不合作、大量發行地下報紙、大量使用新身分、宗教抵制及1941、1943、與1944年的大規模罷工;
- ■1953年6月東德反抗期間,在坦克車 之前抗議遊行、罷工、以及靜坐;
- 1953年,在蘇聯政治囚犯監獄裡(特別 是在沃爾庫塔Vorkuta)的罷工;
- 1956-57年的匈牙利革命期間,街頭遊行示威、總罷工、反抗政治威權、成立工人委員會、及建立一個取代國家政府的聯邦委員會¹⁴;
- 1956及1970-71年波蘭的政治自由化及 對經濟的不滿舉行的民眾壓力與街頭 示威;
- 在20世紀60與70年代蘇聯公民權利活

¹⁴ 上述個案之許多參考資料,參閱夏普「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躍分子的散發傳單、公開遊行示威及 靜坐罷工,及蘇聯猶太人爭取移民離 開蘇聯的許可;

以拒絕合作、街道遊行示威、廣播電台與電視台播報反對運動、對政府及政黨之權威的挑戰、學生抗議、及破壞蘇聯軍隊士氣等等的努力,在1968-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蘇聯的入侵,並且破壞重新建立一個強大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手段¹⁵。

所有這些個案都在沒有事先準備情形下發 生,都是由對非暴力技術、它的動力學與必 要的條件等不瞭解或幾乎沒有真正理解的人 所發動,也許除了有一些是透過極度有限的

¹⁵ 從捷克與斯洛伐克反對運動之參考文獻的簡短調查,參閱第9章,「等同戰爭效力的政治-全民防衛」。

經驗或者是道聽途說。因此,以對極端獨裁 政權及它們弱點的深度認識爲基礎,透過事 前(可能的話)的訓練與其他準備,合理地探 討如何使用這種技術增長的知識,我們應該 可以強烈地擴大他們那些弱點,並且增加反 極權主義體制之非暴力抗爭的效力。

₽.105

極權主義下抵抗運動的問題

一旦開始認真地設想要在推翻極權主義體制的解放運動中啓動一個非暴力的抗爭,許多困難的問題就會即刻出現在眼前。因爲情勢的變化會對反對體制之非暴力抗爭的過程產生大幅度的影響,我們需要知道特別的及可能的情勢,以便處理那些問題。由下列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看出這些變化:

極權主義體制是新近形成還是長時間已經建立?被統治者過去是否曾經有任何經驗

或是有過練習可以當作非暴力抗爭事前的訓練、或是準備?關於非暴力抗爭之資訊性的、分析性的、及教育性的文件是否被流傳及被閱讀,就像蘇聯地下刊物「zamizdat」一樣發行嗎¹⁶?在體制下不受國家或者政黨控制的之任何獨立組織及機構(權力駐集點)有多少比例得到倖存或者是新近被成立?

這個極權主義體制是國內的或者來自外國的,還是兩者如何結合?政權最初是由外國幫助之下建立的嗎?或者外國現在還在支持它嗎?體制最初如何發展:它是由軍事政變、游擊戰爭、外國侵略、逐漸演化開始的嗎?還是以另一種方式?目前的行政管理者、官僚、國家公務員、警察、及軍隊有多少比例效忠體制或對他們現在的處境感到滿意?

¹⁶ 俄羅斯對非法複印及流傳的手稿與出版物的使用 名稱。

有存在重要的團體或機構,例如勞工、宗教、文化及類似的團體等等,目前或未來有可能反對這個體制嗎?普羅大眾對待整個體制的態度是什麼?有哪些具體的不滿或者正面支持的看法,及他們怎樣對未來的看法?

₽P.106

需要研究抗爭所衍生的問題

除了透過上述問題可以看出對特別情勢之 背景的理解之外,我們也需要更多有關推翻 極端獨裁政權的非暴力抗爭問題之知識,以 及反對運動可以取得的替代選擇。此處,事 前的研究、分析、及戰略規劃能夠爲稍後的 尖銳抗爭提供有用的深入看法。這一些就是 我們能夠研究來幫助事前規劃的問題:

> 1.面對體制對通訊及文學出版與傳播的 控制,如何擴散非暴力抗爭的訊息及

對它的理解?地下刊物、基地在外國的無線電廣播、透過小型計畫的行動或者突發行動的教學實例,可能扮演何種角色?

- 2.面對有效的政治警察,如何解決非暴力抗爭的領導問題?地下運動、具有 典範的個人及團體、突發而沒有領導 者的行動、或者匿名或廣播電台的指 示,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 3.面對政治警察、新聞審查及其他控制,如何規劃行動及反抗運動,並且在期待完成實現計劃的人們當中傳播這樣的計畫與教導?地下通訊、突發的行動、及要加以抵抗之議題類型的共識,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 4.要如何解決與極端獨裁政權下進行非 暴力行動之動態有關的特別問題? 例如,這些問題可能與缺乏公民自

由權、及使用大眾通訊設備的管道有關。其他問題可能與體制的強烈意識形態有關係:這顯示嘗試想要轉變那些領導人與信仰者不是重點,而以動員增加對反抗運動的支持、或者限制或切斷統治者權力來源的行動,是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 5.如何摧毀領導者與政黨的信心,並且 造成廣泛與深度的不滿?如何在適當 的階段把這樣的不滿轉變成對體制撤 銷合作及反抗?
- 6.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處理極權主義意識 形態的問題?對它表示質疑、重新詮 釋它、批評它、或者否認它,是最有 效的嗎?官方的意識形態對個人生活 之意義與方向的影響到什麼程度?用 不同的人生觀提供一個清楚的競爭意 識會更好嗎?還是拒絕那樣做,而鼓

勵人們按照他們最喜歡的方式發展多 種觀點與哲學思想?

₽.107

- 7.在那些政治情勢之下,反對陣營與抵抗運動如何進行最有效地組織及運作:有相當的開放性,如同1960及1970年俄羅斯猶太人及公民權利的個案一樣;還是保留祕密,如同納粹時期許多抵抗運動的個案一樣?兩個立場真正的意涵與結果是什麼?這些都可能比它首度出現的時候更複雜。
- 8.在危機的期間及之前,如何為抵抗運動做出最佳的策略?對時間點與情況所做不好的決策而讓抵抗運動變成毫無具體地受到指揮,會有哪些好處呢?完全不合作的策略要在什麼條件下加以實踐?應該在什麼特殊的時

間點與議題才使用選擇性的不合作策略?

- 9.在極端獨裁政權轉變成為極權主義的初期,如何防止民眾被孤立分化及防止社會權力駐集點受到損壞¹⁷?在巴鞏固了的極權主義體制下,當獨立機構早就受到損壞的時候,如何在體制控制之外組織並且強化新的團體與機構?
- 10.在極權主義社會的恐怖氣氛之下,如何解決抵抗運動所面對的問題? 基於過去經驗與分析結果,在那種條件下被統治者會擺脱這樣恐懼或者儘管心存恐懼仍然會以行動挑戰?在極端恐懼的政治氣氛裡,進行堅定而外表毫不懼怕的反抗行動

¹⁷ 參閱「社會力量與政治自由」一書第二章,有對權力駐集點的討論。

會有什麼影響?如何做,爲什麼會這樣?

11 抵抗者如何承擔嚴厲的鎮壓而能繼 續他們的反抗?鎮壓可能包括監 禁、在集中營勞改、行刑、對未參 與者拷問、用藥物伺候對待、當作 爲精神病監禁、控制食物、水以及 燃料的供應、臥底人員挑釁唆使、 及選擇性與大規模的驅逐出境。體 制對非暴力挑戰的其他回應可能讓 抵抗者產生到什麼不同的問題?這 些可能包括:(1)使用更温和的控 制措施,以避免製造烈士或者避免 造成反對黨的優勢過於誇大,或者 (2)被他們認爲對其權威造成嚴重的 威脅者,使用極其嚴厲的鎭壓與恐 怖,以強制重新取得合作、服從及 屈服。

這些問題如何來解決?是否能夠 在需要行動以贏得立即的目標、與 被統治者挑戰與承擔其造成之制裁 的能力之間,達成某種平衡?

₹P.108

12.外部對抗爭運動的幫助一例如,無 線電廣播、走私文件刊物、為流會 領導人設置總部、以及國際社會對 獨裁政權的經濟與政治不合作一應 該要接受嗎? 它對抗爭運動所有有 被財標籤為外國代理人而傷害到 動的形象?這樣的幫助可能造成對 動的形象?這樣的幫助可能造成 對 外國政治集團或政權的依賴或者是 受到控制嗎?

一個反抗極端獨裁統治的抵抗 運動,在內部鬥爭時如何能夠完全 不需要所有外國的援助,而接受外部、例如禁運與外交制裁的幫助? 這個立場將會產生什麼問題,並且它們要如何加以解決?

- 13.在一個極權主義體制內,極端的一致性與互助依存度不成比例地增加 挑戰與抵抗行動的衝擊,讓非常小型而有限的行動變得重要?還是反而,這個極端的一致性會把抵抗者 斥之爲精神病、反社會人士、或是 外國代理人、以及輕易地將他們自 已從行動中隔離起來?
- 14.從非暴力挑戰體制對各種不同之民 眾及不同類型之人員與官員可能會 產生不同回應的事實來看,反對陣 營之戰略與戰術、及運動的整體路 線的內涵是什麼?

例如,對完全投入的執政黨黨

員、柔性黨員、對政黨沒有真正瞭 解而只是理念的追隨者、不同的社 會階級、人們中各式各樣之宗教、 族群、或者文化社群、軍隊中不同 階級的成員、政政權力結構的最高階 察的成員、以及權力結構的最高階 層,可能產生的反應都會有所不 同。

- 15.面對國家以限制生活必需品作爲鎮 壓抵抗者的壓迫工具,如何維持生 活的必需品,例如食品、水、燃 料、以及就業與金錢?
- 16.抵抗的策略如何故意地以擴大體制內已經被確認的固有弱點爲目標,因此如何可以使用體制不容易反擊的方法,從根本上破壞體制?

- 17.可以將抵抗運動設計造成體制之統 治階層內部衝突、或者擴大既有的 矛盾嗎?這樣的內部衝突對抵抗運 動有幫助嗎?即使抵抗者在當時很 少甚至不會知道這些人,除非它們 造成在人事、政策或是結構上的主 要改變?

如果我們希望學習如何摧毀極端獨裁政權,包括極權主義體制,這18個問題說明了許多我們必須探討的實際問題。要找到解決極端獨裁政權的方法、並且探討反對它們之非暴力抗爭潛能的努力,必須建立在對涉及之廣泛且嚴肅之問題有充分瞭解的基礎上。不過,如果必要的研究與分析可以進行到一個充分的規模及必要的品質,我們就能夠獲得可以讓人們籌劃有效的非暴力抗爭策略,以抵抗並且摧毀極端獨裁政權之知識。

運用知識追求自由

維續與活化政治民主必須經由我們花費仔 細考慮的措施來充實它,並且對限縮及危害 的發展與勢力做出抵抗因應。這些措施包括 必要之社會與政治情勢基礎的特意耕耘,以 及對民主機構、憲政程序與法律的改進等兩 項。可以改正社會與經濟不公不義的民主方 法,需要更迫切地加以研究。

₽.110

這是因爲公義必須與自由民主緊密地聯結 相扣,而且因爲大多數對民主政權的攻擊都 是以公義的名義來啟動。對正在實行民主的 國家,抵抗其內部及外部的獨裁威脅,有必 要發展緊急行動的新措施。

這些方法的發展需要對獨裁政權的本質進行主要的研究。這項研究應該包括對它們的控制方法及它們的弱點,以便反對陣營可以專注在它們易受攻擊的弱點上。這項研究也應該關注政治暴力以它各種不同之形式及它對政治體制所產生的衝擊,而且在嚴肅之國內與國際反對獨裁政權的抗爭及種族大屠殺裡,要關注於暴力的可能替代方案。

我們必須更了解可能發生種族大屠殺的 條件,及過去破壞它並且戰勝它的努力。對

政治自由的生存能力、活化的民主結構與程序的可行選擇方式,及實踐政治民主之必要條件的基礎情勢,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經由對攻擊模式及對不同形式之奪權的更多瞭解,可以強化對獨裁政權攻擊的抵抗能力。

我們也必須注意組織結構的方法,並且為 我們的社會做準備,在未來我們將更能夠避 免獨裁政權的發展、及當我們遇到它們的時 候更有能力應付它們。這些是我們應該檢視 的一些重要而長期政策問題:

- 1.我們應該如何建構我們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機構,以促進一個自由與 民主的體制,並且讓任何內部或者外 部的獨裁政權變成非常困難或者不可 能。
- 我們應該如何組織人們抵抗的能力, 使他們有能力可以戰勝可能發生的內

部篡奪與外國統治。

- 3.我們應該如何—在沒有危險的內部政治暴力或者國際戰爭—幫助世界其他部分的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捍衛他們的獨立及維護或完成民主政治體制與社會正義、而不需要我們替他們去做、不需要我們支配或者操縱他們。
- 4.人們應該如何採取內部行動以有效地 破壞既有的獨裁政權一就像反對運動 集中在獨裁政權先天固有的弱點、擴 大它內部的問題、或者製造體制內的 不滿,而不是使用讓政權更加團結並 且喚醒讓人民更支持它的方法。

₽.111

5.我們如何發展現代軍事抗爭的替代方案,以提供有效而可以自力更生的防衛,甚至是爲了更小的國家。

6.我們如何發展改進社會、提升公義、 及不用獨裁方式而更能公平地授予權 力給人民的方法。

這樣的探討與政策研究可能揭露出來一些 死巷,在將來就可以避免重踏覆轍。但是, 這個工作很可能會在基本上提供重要的新政 治選擇方案,它能夠有助於政治民主的活 化、發展預防獨裁統治的計畫、及爲憲政與 國家的防衛制訂新而更有效的政策。

我們不僅必須要爲自由與公義的基本政治 原則重新付出;面對現代獨裁政權的危險, 我們也必須要去發現並且發展行動的政策與 方法,可以讓這些原則存續下去、可以加以 實現,及在理論上與實務上重新獲得活化。 這將讓我們更有信心面對不論內部或者外來 的獨裁政權威脅,我們能夠挺得住它們的攻 擊,並日戰勝它們。

需要什麼來根除壓迫?

₽P.161

南非抵抗運動的戰略性問題

如何以最小的傷亡與造成得到解放之人民的最大長期利益,而能有效地根除壓迫,這個問題仍然沒有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南非的人民已經對這個解決方案期待很久了。雖然這一章是發表於1963年之4篇文章經過編輯的大綱,只有增加了少數的修改與補充,其重點是在1980年一這些文章在撰寫之後17年仍然還是相關的,儘管可以看到政府靈活性有某些非常有限的新跡象。

無論南非的衝突可能是以何種方式最終獲 得解決,許多世界各地的人民將繼續會在許 多年中面對這個如何根除壓泊的普遍問題。 人們會希望這一章可以提出問題,而且向那 些對終結壓迫之必要問題仍在尋找更充分之 解答的人民建議一些可以思考的可能方向。

₽P.162

南非的這種情況現在還是一個艱難的困境。受到「反對派」聯合黨¹支持的政府,多年來一直對大多數之非歐裔民眾增加其獨裁統治。每個變革的手段都已經受到阻塞了。洪水正在迅速上升。對南非來說,是沒有出路的,它並不涉及嚴重的苦難與流血。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這個情況將進一步惡化,而且人民受到不斷的痛苦與政府的暴力

¹ 聯合黨由於内部紛爭的結果於 1977年跨台。出現了兩個新的政黨:新共和黨(New Republic Party)與南非黨(South African Party)。其他一些有限的黨員加入進步改革黨(Progressive Reform Party),它之後改名為進步聯邦黨(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現在是該國的第二大黨。

將會增加,最終導致一個可怕的爆炸。無論 是使用非暴力或暴力的抵抗手段,將對非歐 裔人民產生巨大的痛苦。任何人以會造成苦 難的理由採取反對行動,對這個情況就是深 刻的無知。這個問題是如何採取有效行動來 改變這個情況,而且這個苦難是否能夠有助 於實現一個自由的、有人性的社會。

本章希望對瞭解這個問題有所幫助,從 而可以找到其解決方案的一些先機。我的目標,因此不是去「判斷」或是「譴責」或 「指示」,而是對一般謀求解決辦法的努力 貢獻一些想法,南非的問題是一個全人類的 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南非的經驗學到 很多的經驗。

在尋求行動的一種做法時,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無論做了什麼,總會有一個核心的非洲人(Afrikaners)絕對不會同意自願性地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我們也必須接受,許多

歐裔南非人是如此投入他們的權力與財富地位,以至於他們將繼續會對每一個挑戰以任何方式作出反應,而且越來越沒有彈性。因此,我們必須預期他們會採取嚴厲的鎮壓來回應,而且要廢除種族隔離與歐洲的統治只有在一場漫長的抗爭之後才會實現。

₽.163

單純地對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加以道德化是 不夠的。有必要有一個行動的過程。除了在 特定情況下之行動的具體方法,我們必須重 視抗爭特殊階段中運作的戰術,而且要重視 指導抗爭過程的整體戰略。

思考整體戰略的一些問題應該包括三個方 面:

> 如何達到最大的力量及抗爭中非歐裔 之主要非洲人的參與度²。

- 2.如何將一些歐洲人從支持南非白人國 民黨與歐洲人的統治中分割出來,並 將他們以行動支持非歐裔南非人?
- 3.如何將最大的國際壓力施加給南非政府,使它朝向與整體南非人民自決及 其未來的發展可以相容的改變?

有兩種主要的抗爭技術,非歐裔的南非人可以應用:某種形式的革命暴力,或沒有暴力之大規模的不合作與反抗一這是非暴力的

所謂「非歐裔」是統一運動所採用來指非洲人、開普有色人(Cape Colored people)、印度人與其他亞洲人。

² 雖然這是時間已久的慣例,指有歐洲血統的人稱為「白人」及非洲後裔為「黑人」,但是我是反對的。這些用語本身就是一個種族主義社會的產品,讓它成為無可避冤,我們看不到實際的顏色變化是無窮層次一這使得一分為二的種族主義非常困難一而是兩個明顯區隔的群體。這使得種族主義及其做法,在偏見、歧視、奴役、隔離與種族隔離是可以想像的,因此而成為有可能的。在我們文字後面之真實世界的觀點在的錯誤的偏見、歪曲的事實時,往往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且是災難性做法的前兆。

行動。暴力的方式可能會遵循阿爾及利亞抗 爭的一般模式,它是恐怖游擊戰爭的一個類 型。但並不存在著一個非暴力替代方案的精 確模式,雖然在南非之內與之外可以獲得一 些經驗與思維。

暴力之功效的再思考

鐘擺已經擺盪到對暴力的激烈喜好。「現在從各方面都有一個暴力是無可避免之奇幻式的接受度」,科恩利格姆(Cohn Legum)在「觀察員報」(The Observer)中這樣寫道。「對 [非洲國家]會議之非暴力抗爭方法(如拉瑟利酋長Chief Luthuli所體現的)的長期支持已經過去了。現在所有的談話都是暴力的戰術,不再關心它的相關性³。」痛苦、挫折與無助感已經累積到一個猛烈之爆炸幾乎

³ 觀察家報(倫敦),1963年5月5日。

是不可避免的程度。要取得重大勝利之非暴力行動的過去失敗,導致它受到拒絕。政府企圖為防止所有形式之抗議,而祭出必須反擊的措施,以使人民有所了解。

₽.164

儘管廣泛普遍的傳言,世界對非歐裔呼籲 向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經濟抵制及政治、外交 與文化上加以排斥的反應一直少得可憐,以 至於非歐裔非洲人自然會對這個手段的潛力 感到幻滅。儘管擺出一些姿勢,世界上的非 暴力運動一直無法提供任何主要援助,無論 它的形式是帶領國際抵制或者提供抵抗運動 之問題有用的資訊與分析,或(在有需要的 地方)促進思考有效非暴力抗爭中嚴重之戰 略與戰術問題的諮詢。

雖然它們顯然是不充足的,非歐裔的非洲 人已經在應用非暴力抗爭上做出重要的努力

與犧牲。沒有人會否認,如果大家相信有一 個和平的方式可以擺脫困境,他們一定會選 擇它。

雖然如此,暴力方式之拯救方法的理論已 經獲得了這樣一個結論,除非是基於戰略性 的理由挑戰暴力的充分性,以及除非非暴力 行動的某些素質已經做過研究,恐怕無法對 取代暴力行動過程之替代方案進行一個公平 的思考。這個對暴力與非暴力行動之優點與 缺點的思考往往是很困難的,因爲對革命問 題的理智分析感到不耐煩,而且因爲對非暴 力手段之延伸說法所傾洩之通盤化及道德化 的論述找到合理的厭惡。

抵抗運動「不」接受必須依靠以暴力來獲 得勝利之必然性是有重要原因的。在暴力行動中發洩仇恨的情緒是不夠的,任何超過它 多一些都是以非暴力行動反抗政府之人民 自我尊重的成長。還必須考慮到所建議之 行動過程的方式,這將有助於這個運動的 成功。

₽.165

承認在未來之抗爭中以非暴力抵抗有困難 與危險,以及承認渦去非暴力運動的不足, 本身並不是贊成採用暴力的一個論點。這也 必須要考慮在未來抗爭中以游擊戰爭與恐怖 主義方式所帶來的困難與危險,而且也必須 考慮可能出現新類型之非暴力抗爭的困難與 **危險。如果要對替代方案進行一個負責任的** 思考,它必須包括每一個抗爭技術之優勢與 缺點的比較,並且考慮每一個缺點是否可以 加以克服,或者以其他的因素加以制衡。很 少有證據顯示這個正在發生。科林利格姆 (Colin Legum)寫道:「對老辦法的療效喪失 信心並不總是隨著帶來一個務實的評估機 會, 證明暴力可能同樣是不會成功的⁴。」

在南非,選擇以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涉及 這麼多的困難與風險,現在思考它的有效性 是值得的,還可以同時探討是否可以發展比 過去方法更有效之非暴力的抗爭手段。既然 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證勝利 — 特別是游擊戰 爭 — 還是很重要地要指出,南非政府擁有 巨大的軍事優勢,超越所有非歐裔南非人想 要集結的,除非廣泛而且高度危險的國際介 入干預。

事實上,非歐裔非洲人的訴諸暴力在許 多方面都對南非政府都是「有利的」。這提 供了極為苛刻之鎭壓的藉口,它可能造成非 洲人、開普有色人、印度人與其他亞洲人之 間進一步士氣的敗壞。有人建議,至少有一 個實例,在1952年年底公民不服從的反抗運 動中政府可能已經使用「奸細」蓄意挑起暴

⁴ 同上。

力。1952年10月18日與11月9日期間的暴動 一在運動的高峰期-導致 6名歐洲人與33名 非洲人的喪生。這極大地幫助了歐洲人對非 暴力運動與在肯亞的暴力非洲毛毛(African Mau Mau)運動視爲同一-從而打擊了一些 歐洲人對非暴力運動的同情。

₽.166

這次暴動還幫助擊碎了非歐裔非洲人之間 的反抗精神。例如,在1952年10月有 2354 名志願者反抗藐視種族隔離的法律,而在11 月和12月兩個月合併只有280人這樣做。這 個暴力不是造成運動崩潰的唯一因素。(對 判決嚴重程度之增加的恐懼是重要的,有一 些人提議運動的內部有共產黨員在活動。) 然而,里歐庫珀(Leo Kuper)在他對這個運動 的研究中說,「這些暴動顯然發生了決定性 的作用。」它們還「提供機會讓政府接管 主動性、並且採取一些合理化措施的廣泛權力 5 。」

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維爾(Sharpeville)打死了非洲人之示威者通常被引用來做為放棄非暴力行動的合理化理由。不過,這種觀點是基於對非暴力行動之動力學的缺乏了解。(大家普遍不再記得,在沙佩維爾開槍是在一些非洲人違反了非暴力之紀律、對警察投擲石塊之後才發生,而且這個事件前不久發生了在凱托山莊Cato Manor的暴動,這可能使警察更加暴躁不安,而且可能會增加他們在沙佩維爾的殘暴性)。不過,就正是因爲對和平而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殺人被認爲是故意的犯行,引起在南非與整個世界這種深切的感覺與強烈的抗議。如果在一個紀律

⁵ 利奧庫珀(Leo Kuper),「南非被動式的抵抗」, (康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57年,及倫敦:喬納 森海角,1956年),第145頁。

澳散之暴民入侵一個歐洲人住宅區而犯下縱 火與謀殺的情況下,有相同數量的非洲人死 於警察的槍擊,就不會有這種反應。例如, 可以比較一下,在沙佩維爾不到100非洲人 之喪亡引起的關注與抗議,與在阿爾及利亞 之阿爾及利亞人之抗爭中不只幾百名非洲人 的死亡所受到的冷漠不關心。

在沙佩維爾的謀殺向那些尚未意識到的人們揭露出,南非政府及其政策之真正本質。緊接著在這之後,就有相當大之國際支持的抵制方案。在挪威,沙佩維爾事件之後全國各地的旗幟都以降半旗的方式懸掛。這是它衝擊的一個象徵一如果南非政府可以展示,那些被射殺的人士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勇敢的非暴力示威者,這個衝擊將會大大地減少。例如對波科(Poqo)恐怖分子的處決就只得到相對比較小的反應成爲見證。

₩P.167

非暴力抗争的成本與效應

在非暴力抵抗運動之倡導者與反對者之中,對它的本質中普遍存在著有一些非常幼稚天真的概念。如果一個政權的對手進行非暴力的抗爭、這個壓迫的政權也會是非暴力的,而且會悄悄地默許,這是不正確的。只因爲是非暴力,就可以免受苦難與犧牲,它是不正確的。如果對手以殘暴而暴力鎮壓做出反應時,抗爭就已經輸了,而這個運動就被打敗了,它是不正確的。非暴力的方法是一個輕易的方法,這是不正確的。

恰恰相反的。我們必須預期,如果非歐裔 非洲人不是以激烈的手段而是以非暴力的方 式進行抵抗,還是會有苦難與死亡。這部分 是正在受到攻擊之社會與政治體制之暴力性 的後果。而暴力鎮壓是對非暴力行動之力量 的敬畏,以及承認它是對這個體制繼續存在 所構成之威脅的一部分。

在對手加強他厭泊的時候,抵抗者必須 表現出極大的勇氣,不僅要繼續而且要增加 他們的抵抗。在南非這種情況並不總是會發 生。儘管在鑓壓之下,堅持的意願就會產生 政治柔道的力量。也就是說,政府原本應該 更大的權力會變成是沒有效力的,並且反過 來而對它自己不利。當這個體制被認爲是依 5. 並且願意對非暴力之人類使用赤裸的、 野蠻的暴力,對非暴力人民的鎮壓往往會疏 猿對政府的同情與支持 — 在那些可能加入 抵抗運動者、政府的一貫支持者、與全世界 之間。這可能會導致增加更多的人堅決地抵 抗這種體制。這也可能導致政府內部陣營的 分歧。如果給定一個足夠的人數成長,勇敢 反抗的抵抗者的群聚性可能到了一個淮階的 階段,就會變得如此龐大甚至足以使鎭壓的

代理人都無法動員。

因此, 這個改變的成本可能是可怕的, 但不會比發生暴力事件更糟糕。 言就指出, 雖然在非暴力抵抗運動中有嚴重的苦難,但 言是遠遠低於暴力的抵抗運動。在涉及的人 數比例中、在印度的非暴力抗爭中比肯亞的 毛毛運動有更少的人死亡—兩者都是發動反 對英國統治的抗爭。我們手中有俄羅斯監獄 裡主要發生在1953年之一系列罷工的一些訊 息顯示,當罷丁主要是以非暴力方式來進行 的時候,傷亡人數遠遠低於在大量的暴力事 件所發生的。同樣的,在印度自己的運動之 中,哪些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暴力的事件中 會比有重大暴力之事件中有更少的傷害與死 亡。在印度爭取整體之獨立的抗爭中, 大概 不會超過 8000人的死亡是直接地或間接地 在這麼長時間之抗爭過程受到槍擊與其他傷 害造成的。在阿爾及利亞的巨大傷亡人數—

估計高達一百萬人一 對人口不超過印度一 小部分之一千萬的國家來說,是相當驚人。 這不是指控法國人比英國人更野蠻所可以解 釋的。

₽.168

暴力反抗的成本可能要大大高於非暴力的 反抗。對非暴力行動(只根據南非的經驗)之 改革「預期的」緩慢性感到不耐煩、不應該 讓人對暴力抗爭的長時間視而不見。當使用 暴力手段的時候也會發生失敗與僵局,而且 有時候非暴力的手段運作得更快速。暴力與 非暴力抗爭的技術兩者都需要犧牲與時間來 運作。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技術可能會比另 外一個技術有點更快。但是即使如此,必須 考慮其他重要的因素,諸如可能涉及的傷亡 人數以及抗爭後將產生之社會的形式。

南非的抗爭是一場要擺脫暴政、實現自由

的運動。因此非常重要的,採用的這個抗爭 技術是否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充其量, 它可能會驅逐了一個少數的統治卻只換成了 另外一個。暴力抗爭之後會有朝那些控制暴 力之有效手段的手中權力集中的趨向一通常 是軍隊與警察。此時的民眾是解除武裝的、 而且知道沒有其他抗爭的手段,當面臨統治 者暴力鎮壓等手段的時候是相對無助的。

₽.169

單純地破壞暴政的一種形式本身並不會 帶來自由。這需要進一步的權力分散而不是 權力的集中。單純地破壞歐洲人在南非的統 治而沒有將權力分散給人民與他們組織與機 構,將意味著至少有同樣大的權力將集中於 政府的手中,就像現在的情況。它可能更會 是這樣,因爲在新解放的國家總是對權力的 集中有不斷的壓力。這是嚴重的,因爲我們 從經驗中知道一個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往往不會在勝利後留任當統治者,而且往往是一個黨、甚至是一個人會佔有主導地位。即使這個情況並不立即發展成為極端的形式,這個對最克制、仁慈之統治者手中的權力集中使暴政形式成為可能,如果發生軍事政變篡奪了一個暴君更是強加一個特別徹底而完整的暴政形式。

相對之下,非暴力抗爭趨向於將權力分散 於整體民眾之中。抗爭的過程本身取決於自 願性之民眾的廣泛支持與參與。在抗爭圓滿 結束之後,軍事指揮官手中的權力集中(它 可以用來支持新的獨裁政權)不會發生,而 且民眾在有效的抗爭手段中受到訓練,可以 維持與擴大它的自由以對抗新的篡奪者。這 些考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是真正關 心實現自由,而不是單純地只是用一個暴政 取代另外一個。爲了達到政治目的之暴力的 災難性後果,應該會督促我們尋求其他非暴 力的解答,即使是最困難的問題。

不適當的非暴力抗爭

這些對暴力的批評決不暗示著,在南非的 非暴力運動已經是適當的。首先,它從來不 會是適當的。這就是,無作爲、不抵抗、以 及沒有暴力絕對不等同於非暴力的行動。

南非的印度少數民族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之下於1906年與1914年之間,使用非暴力行動取得了對他們處境很大的改善。不過,一直到1946年以前非暴力的行動沒有在南非再次以相同的規模受到使用來對抗隔離與歧視,再次讓印度人從「貧民窟法案」獲得救濟。自此之後,有許多非洲人的巴士抵制(有一些是成功的)、1932年的抗命運動(其中有超過8,500名非歐裔非洲人因公民不服從種族隔離法而被監禁)、泛非洲主義者反抗1960

年通行證的法律而累積在沙佩維爾,並且 試圖組織廣泛的罷工(這顯然比政府當時承 認的更爲成功一例如,1961年爲期3天的總 罷工)。還有其他類似的行動。但是很顯然 的,非暴力的行動是零星的,並且有長時間 無所作爲。這通常被認爲有一些非常可以理 解與必要的理由。但是,當這段不採取行動 的期間是必要的情況,這種必要性是因爲抵 抗運動與非歐裔非洲人民的薄弱所產生的。 (想像一支軍隊,在戰爭中在幾個星期或幾 個月的期間只有零星而小規模的戰鬥,或隔 幾個月或幾年才有重大的戰役!)

₽P.170

不過,即使在南非的這種情況下,不採取 行動有時候往往不是趨向於加強而是更嚴厲 地削弱下屬。「相信只要單純地拋棄暴力就 可以有所進展的信念是錯誤的」。如果抵抗 運動在南非的情況下只是零星地採取非暴力的行動,它不會取得重大成果,除非下屬得到相當的強化,而且他們的組織在「沉默」的時期有所成長。

如果參與者與民眾不願意付出抵抗的代價,一場非暴力的抗爭也不會獲得成功。這一點與暴力抗爭的情況是非常類似的。如果在舊型的戰爭中,步兵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下已經崩潰,這個陣線不能取勝。在這種情況下的缺陷並不是與戰爭本身相關,而是部隊發動戰爭的能力。同樣地在非暴力抗爭中,當對手採用鎮壓而且增強鎮壓的時候,要有機會可以獲得勝利、非暴力的行動者必須有力量堅持而且爲了他們的反抗而承受更大的懲罰。如果他們缺乏足夠的力量來這樣做,這個過錯不在於技術,而在於行動者他們自己。

▼P.171

因此在1952年,當政府對公民不服從而實 行嚴厲之懲罰的時候,不增加反抗是一個嚴 重的戰術錯誤。也不應該讓泛非洲主義者在 1960年政府要因應他們的反抗而宣布淮入緊 **急狀態的時候感到整訝。在這樣一個時刻的** 撤退讓政府重新獲得主動權,而且使恐懼與 順從的氣氛在非歐裔非洲人之中再次變成很 明顯。然而,在渦去的非暴力運動存在著另 一個弱點。這些聰明的手段之一,政府經常 採用它們來處理非暴力行動,以從政治抗爭 中驅逐非歐裔的領導者而不會讓他們成爲烈 十、以及不會受到監禁而成爲靈感的來源。 例如,一個人在「抑制共產主義法案」 之下可能會被「點名」與「凍結」,從而禁 止維持或刪除特定政治組織的成員,禁止他 們行使領導,或禁止參加政治集會。全國性 的領導者有時候受到該項法案的審判,裁定 有罪,判處幾年的徒刑,「假如他們不會再 犯這個法案的罪行」則受到暫時緩刑。根據 暴動的集會與刑法修正條例,一個人可以被 流放到遠離他或她的住家、工作與活動的地 區。對非歐裔非洲人來說,替代的方案就是 多年的監禁。這個替代方案對個人來說是嚴 厲的,但是與接受退出政治活動、甚至流放 的政治後果也是一樣嚴厲。

這些領導人選擇接受這些限制的客觀結果之一,而不是拒絕遵守而去監獄被關,就是設立了傷害未來運動的例子。種族隔離的普通對手是不太可能比領導者被看作是受苦而冒著更大懲罰的風險。然而,願意接受監禁與其他痛苦是要求改變的一個主要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羅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他創立了泛非主義者議會,選擇了成爲第一個爲公民不服從而到監

獄被關⁶。另一方面,艾伯特拉瑟利(Albert Luthuli)在他的自傳中暗示,他有意遵守這個禁令直到它到1964年5月過期爲止(雖然它在這個情況下是值得懷疑的,他將被允許恢復政治活動)⁷。政府從而取得了來自囚禁非

索布奎於1960年3月21日以煽動的理由遭到逮捕。他被判處3年監禁,進一步拘留了6年,然後在1969年中受到釋放,被送往金伯利(Kimberly)。他在長期臥病之後死於1978年2月27日。

他被認為是一個溫和、謙遜、智足多謀力的人,一個偉大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索布奎被錯誤地指控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催促非洲人要雙腳站起來,並目往前期待著一個不同顏色之人們可以平等生活在一起的南非。

7 艾伯特拉瑟利(Albert Luthuli, 1898?-1967)於 1936年當選為首席翁沃題特別保留區(Unvoti Mission Reserve)的酋長,之後擔任非洲教師協會的秘書長與

⁶ 羅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1924-1978)在黑爾堡大學(Fort Hare University)就學期間擔任非洲國民議會青年部的秘書長。他於1958年離開非洲國民議會而且成立了泛非主義者議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目的是進行更激進之非暴力反對種族隔離的抗爭、而避免受到他認為在非洲國民議會内部之共產黨的影響。在他的領導下,PAC於1959年與1960年組織大規模的非暴力示威與公民不服從以對抗通行證的法律。他深信,暴力抵抗是自殺式的、而戰鬥式的非暴力抗爭才是有效的替代方案。

歐裔的領導者,而不會產生任何缺點的優 點。

所有這些與其他的影響往往傾向於減少非 暴力抵抗運動的戰鬥力與活動。然而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沒有有力的非暴力抵抗與反抗 蔑視,就沒有足夠強大的運動可以做爲真正 希望的源泉(如果不是主要的即時勝利),那

會長。於1952年在反對種族隔離之反抗運動(Defiance Campaign)的期間,他是非洲國民議會的主席。當他拒絕在那一年辭去ANC的職位時,政府剝奪他的酋長職權。

拉瑟利是在1956年為反對種族隔離而被拘捕之155人之中的一個,但是經過長期叛國罪的審判之後被釋放。根據抑制共產主義法案(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他被限制在斯坦傑(Stanger)附近他家周圍的地區,大約杜爾班(Durban)北邊 30英里的地方。在1960年3月,在泛非洲主義者已經啓動針對通行證法律的反抗之後,拉瑟利燒掉他在培拉耶托利亞(Practoria)的通行證,並敦促所有非洲人也這樣做。南非政府在1961年允許他前往挪威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之後拉瑟利被禁止離開他的國家。在已經被放逐之下,他被禁止發表演講與出席公開會議。他的言論被禁止在南非出版。他的自傳「讓我的人民得到解脫」在該國受到禁止。

麼就幾乎可以肯定,在絕望之中就會發生暴力的轉向。

▼P.172

主要的任務:強化受壓迫者

南非政府就像每一個政府、無論多麼民 主或如何殘暴一都是將它的繼續存在取決於 它之被統治者繼續與它合作並且屈服於它的 意願。這種合作與屈服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 形式,例如幫助運作經濟體系、擔任政府僱 員、以及單純地對這個政權之法律與命令的 服從。

這種同意有時候可能是「自由」的,基 於對政權的支持或被動地對它的屈服。在其 他的時候,它可能是「被迫」的一這就是 說,默許可能會產生,因爲如果他們拒絕合 作,人們害怕會受到強加給他們的監禁或其 他制裁。但即使是「被迫同意」反映了這個

選擇,選擇屈服以避免刑罰是比選擇反抗而承受苦難來得好。在這兩種情況下,任何政權的繼續存在就是它的結果,而不是那些直接控制國家機器之這些個人與團體的單純願望與決心,但卻是整體人民的屈服與合作。反抗蔑視的成本可能會有所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如南非,它可能是令人可怕的高。人民可以撤回其同意的能力也會有所不同,它取決於他們的決心、力量、以及爲改變而支付代價的意願。

因此,改變現有政府或實現革命的問題絕 不是單純地對現有統治者與他們接近之代理 人的攻擊。

因此,同時爲了維續現行的體制以及爲了 產生改變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大部分的民 眾身上,如果沒有他們的屈服與合作,這個 政權一在強行找回合作的流血企圖之後一將 會崩潰。在南非造成的改變因此取決於非歐 裔、主要是非洲人之力量的增加。

₽.173

因此,改變還是可以實現的,即使目前的統治者從來不相信它是可以期待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強化人民。他們要粉碎這個體制的決心必須增加。他們組織的力量與團結的及自發的行動能力,必須加以改進。儘管有壓迫,他們堅持反抗的意願必須得到加強。

因此在任何政治社會中,真正的自由或專制的條件主要是反映整體人民過去與現在的優點與缺點。如果人民現在是虛弱而且恐懼的、不能夠或不願意為撤回它們的同意而付出苦難的代價,那麼就不會實現真正的與持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別人給與的,而是爭取獲得的,因此即使面臨新的攻擊,它是可以加以捍衛與擴展的。

因此,這些 一包括重要的非歐裔領導者

一 現在期待「單獨」要依靠外部之介入干 預而解放南非的人是企圖閃繞渦最重要的一 個革命性問題,而且企圖找到一條不存在的 捷徑來實現自由。即使目前在外部的介入干 預之下,南非白人國民黨政府已經被廢除 了,從而終結了歐洲人的統治,但這並不一 定會帶來南非厭泊的結束。如果在這一個渦 程中全體人民沒有得到強化、而他們爭取與 捏衛自己自由的能力沒有增加, 如果在他們 之中沒有出現權力的有效分散,如果他們控 制自己之統治者的能力沒有增加,那麼隨後 的政府 - 無論是什麼顏色 - 將至少與它所 取代的政府一樣是暴虐的。如果依靠外部援 助來終結一個體制,人民屆時仍然環是沒有 能力來實現真正的自由。

恐怖主義與游擊戰運動時常可以在相當 程度上瞭解撤銷對政府的合作與同意的重要 性。這可以幫忙解釋爲什麼時常恐怖行動不 是針對我們可能預期的「敵人」,而主要地 針對我們自己的民眾,以強迫他們加入抵抗 運動。(已經有跡象顯示南非已經這樣在進 行。)因此,它是強迫人民要自由的企圖、 是要實現不可能的企圖。即使在政治上摧毀 了現有的政府,從而產生這樣之社會與這樣 之解放的價值是高度令人懷疑的。

₿ P.174

有證據顯示,非暴力的行動可以大大地幫助提高受壓迫人民的力量。聖雄甘地始終認為,他在印度領導之非暴力抗爭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攻擊英國人,在這個情況下英國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次要的因素,而是要加強印度人的決心、自主性、以及抵抗的能力。它們是最重要的因素。

這種現象也展示於1952年在南非的反抗 運動(Defiance Campaign),在此期間,非洲

21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國民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員從 7000名竄升到10萬名。成員的人數不是力量增加的唯一標準,但是它是非暴力行動有助於抵抗能力與組織性力量之提升的跡象。同樣地,在印度的印度國民議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甘地的計劃之下從一小撮人每年通過決議,轉型成為大規模的戰鬥組織有能力足以撼動強大的大英帝國。

有助於增強人民抵抗能力的因素之中,可 以:

- 增加自我的尊重;
- 強化他們之機構與團結行動的能力;
- 傳播使用非暴力抗爭的知識,以及如何組織集體行動;
- 察覺在困難的情況下其他人在其他地 方已經完成的事;
- ■人民當中反抗暴政之一些人的例子—

這可以鼓舞別人,而且可以傳染;

- ■一個富有想像力而被大家接受的領導 者以激發這個情況;
- ■一個新的觀念(或是對舊觀念的新見解),可以突然間帶給人民新的信心, 尤其是當它與他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 解決這個問題有關的時候;
- 未規劃的行動,打破遵從的符咒,同時動員別人加入行動;
- 以及參與小規模的非暴力行動:這本 身可以有助於提高一個人有能力改變 這種情況的信心,特別是如果能夠贏 得小型有限的目標。

通常一雖然並不經常是一當人們開始行動的時候,這些品質包括勇敢、願意爲他人服務、以及關注它們身邊之社會與政治的弊端,就會在他們當中成長。另外,他們的榜

樣常常可以幫助別人學習取得這些品質。這個與其他非暴力行動的結果,將有助於改善整個社會追求自由的能力。

₽.175

它曾經被論述過,例如帕特里克鄧肯 (Patrick Duncan),由於南非政府已經讓非歐 裔非洲人要產生改變之所有一切傳統政治的 努力都成爲不合法的,並且禁止使用非暴力 行動來改變種族隔離,因此暴力現在就有了 正當的理由。不過,這是非常膚淺地推理而做出結論說,因爲非暴力的行動已被列爲不合法,現在應該要使用暴力。暴力抵抗同樣是非法的,而且這個論點並沒有提到有效性之必要的實際內容。

政府增加的鎮壓現在使組織非暴力的抵抗一尤其是公開的一比它在1952年的時候更加困難。但是組織暴力的抵抗也不會更容

易。這是正確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通常是公開而最有效地組織運動。不過,在一場暴力的運動中,特勤人員與線民的存在讓秘密無法完全發揮效果。同時,雖然我們應該牢記所涉入的危險,但是非暴力抵抗運動是秘密而有效地進行組織、而公開地實行 — 正如同許多在納粹佔領下挪威的抵抗運動。除此之外,並不是所有的非暴力抵抗都必須提前組織才會有效。有時候,高度有效的抵抗運動是相當自然突發的。在其他時候,由極少數人計劃與啓動的行動可能會打擊到一條有反應的心弦,而他們的例子隨後可能就會有大批民眾跟進。

達成改變之戰略的因素

現在要爲南非的抗爭做出睿智的戰略與 戰術是一件高度艱鉅的工作,然而很重要的 是,要認真地努力來做這件事。只有這樣,

222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這個取代恐怖主義與游擊戰爭以及軍事入侵 之嚴肅的替代方案,才能獲得一個鄭重的重 視。不幸的是,我們並不擁有發展睿智戰略 所應該要有的知識,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在於 缺乏興趣、以及沒有資源來進行可以擴充我 們知識的那種研究與分析。

在制定這個戰略時,至少必須詳細考慮五 個主要的任務:

₽.176

- 1.研究南非的現狀、剛性與彈性的跡象、長處與短處、以及特別是各種不同可能妨礙或援助抵抗之團體的條件 與潛力,特別是:
 - (a) 政府;
 - (b)歐洲對這個政府的反對與潛在的反 對;
 - (c)非歐裔活躍份子與組織;

- (d)潛在之非歐裔非洲人的抵抗;
- (e)其餘的民眾。
- 2.研究非暴力行動的技術、它的權力理 論、方法、動力學、成功的必要條件、 以及可能在其他地方的相關經驗。
- 3.降低目前非歐裔非洲人的弱點,這將 增加他們擺脫壓迫的能力。這些特別 包括如下的問題:
 - (a)如何提高自尊;
 - (b)儘管有鎮壓,如何擺脫恐懼與增加 堅持抵抗的意願;
 - (c)如何增加知識與能力,做最有效的 抵抗;
 - (d)如何獲得對他們有能力改變這種情 況的信心(由小地方贏得勝利,如同 之前已經完成的巴士抵制);
 - (e)以及如何選擇特定的議題(特別是小型有限的經濟議題)以達到立即的改

224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變。

- 4.將歐裔南非民眾的部門從支持政府中 區隔出來,包括特別是自由主義者、 宗教團體、英語系的少數民族、與工 業家。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的反抗 運動在這個方向上是有效的,導致建 立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與民主議會 (Congress of Democrats)兩個,而且導 致小型有限之宗教性的反對。
- 5.激發最大的國際援助,而且可能最有效地使用它。有幾個具體的方法可以 使國際援助提供到國內的非暴力抵抗 運動。這些建議只是例證性的:
 - (a)向南非人民傳達新聞、鼓勵、抵抗 計劃等,例如,以南非境外的廣播 電台、南非境外印製的報紙與其他 書刊以在該國境內發放;

₽.177

- (b)針對世界其他地區、提高有關南非 及其抵抗運動情況之宣傳與教育活 動的有效性;
- (c)提供選擇有關非暴力抗爭之特點、 必要條件與替代方案、以及使用這 項技術必須訓練人民之額外方法的 書刊;
- (d)對南非實施更有效的經濟壓力,例如比沿用至今(由聯合國大會早在 1962年11月建議)更爲嚴厲的抵制與 禁運運動;
- (e)施加更有效之外交與文化的壓力, 如打破外交關係(也是由聯合國大會 建議)與拒絕文化合作,除非這涉及 到打破種族隔離的做法;
- (f)切斷提供給南非所有供應的軍事武

226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器、更換零件、彈藥(也是由聯合國 大會建議)以及可用於在南非境內製 造它們的補給品;

- (g)撤出所有外國的投資,除非這些產業願意支付給非歐裔非洲人合理的 工資,而且放棄種族隔離的做法; 以及
- (h)在世界各地應用各種不同類型的非 暴力行動,以及傳統的手段,以實 現這些目標。

自然地,南非境外之人民的主要角色必須 在於倡導與參與這類的國際行動。不過,國 際與國內的行動是相互依賴的,而且在南非 之某些類型的行動比其他類型的行動或不採 取行動、更有可能激發更多的國際援助。

這些措施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1)增強非 歐裔非洲人抵抗的士氣、決心與能力的; (2)削弱政府繼續維持目前之作法的士氣、 決心與能力;以及(3)削弱普遍支持現在政 府與種族隔離之歐裔民眾的意願。

₽.178

這個行動之整體過程的替代方案,無疑地 是某種形式的戰爭,可能涉及長期的恐怖活 動與游擊隊的抗爭、如阿爾及利亞的模式, 或者是重大的國際軍事介入干預,由聯合國 軍隊、全非洲的軍事同盟、或更直接的俄羅 斯或中國的軍事援助。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危 險的,尤其是在東西方的權力鬥爭可能會涉 入、而且衝突可能演變成核子戰爭。

在此最近的階段,在具有強大之外部援助的情形下,這個抗爭要轉變成一場國內非暴力抗爭之有效使用的機率不是很大。不過,如果這個沒有發生,它會因爲是沒有足夠的膽量、理解、力量、與主動性-而不是因爲

22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 延伸閱讀④

非暴力的行動不可能是有效的,如果是睿智 地與勇敢地加以應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南非未來的悲劇可能使南非過去與現在的悲 劇顯得微不足道。不過,還是有希望,並且 有機會。如果能夠把握這些,這個世界可能 會得到一個教訓,如何處理暴政,而且同時 可以建立真正的與持久的自由。

總目錄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延伸閱讀

延伸閱讀 1 | 目錄

壹、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	030
◆P.11-12	
●權力的來源	032
◆P.471-473	
●聚焦攻擊的重點	037
◆P.492-495	
非暴力戰略的基本要素	046
●戰略與戰術的重要性	049
◆P.496-510	
非暴力戰略與戰術的一些關鍵要素	055
●武器的選擇	073
 戦略與戰術之選擇 	084
◆P.744-755	
●撤除政治權力的來源	101
●影響非暴力強制脅迫的一些因素	132

貳、確實有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

♦P.1-48

發展一個可以替代戰爭	
與其他暴力的實際方案	140
● 發動衝突抗爭之手段的需求	143
●有另外一種抗爭的技術	147
●非暴力抗爭的個案	148
●非暴力抗爭之特性與方法	156
●錯誤的觀念	159
●成功之必要條件	161
●鎭壓與政治柔道術	162
●破壞對手的權力	164
●邁向成功的四種方法	168
●一種精進技術的使用	170
●降低對戰爭與其他暴力的倚賴	173
非暴力抗爭中戰略規劃的重要性	177
● 戰略的重要性	178

延伸閱讀 1 目錄

●擬定睿智的戰略	183
●規劃與行動的層次	184
●非暴力戰略的一些關鍵要素	189
對抗壓迫政權之非暴力抗爭	
的戰略規劃步驟	193
●戰略規劃的要素	195

附錄一:非暴力抗爭之重要詞彙總表 203

219

附錄二:非暴力行動的198種方法

參、反政變

♦P.1-59

反政變	232
●政變如何運作	236
●何時可能發生政變?	239
●支持政變的要素	244
●預防政變的做法	246

被擊退的政變	250
●1920年德國的個案	252
●1961年法國的個案	25
●1991年蘇聯的個案	258
●反政變的防衛	265
●政變者的需求	267
●社會的直接防衛	270
●準備的必要性	274
●公民防衛者的目標	27
●抵抗運動:一般性的與有組織的	277
●戰略的重要性	280
●反政變之武器	283
●一般性抵抗的指導原則	280
●對待政變之部隊及其官員的方式	29
●面對攻擊:阻斷與溝通	293
●面對攻擊:否定與拒絕	29
●阻擋叛變者的控制	290
●鎭壓與威脅的反抗	300

延伸閱讀 1 目錄

●非暴力紀律的重要性	302
●國際的支持	306
●抗爭中的戰略調整	308
●可長可久的成功	309
●有長期防衛的必要時	310
●政變的癱瘓	313
●嚇阻軍事政變	315
●反政變防衛之倡導	316
●反政變防衛之採用	317
●公民機構的準備	319
●政府主動做準備	323
●動員防衛可行之立法與計畫	326
●其他形式的準備	329
反政變防衛的後果	330

附錄一:反政變防衛的 立法與其他政府的準備

332

附錄二:公民社會的反政變防衛準備

♦P.13-65

面對尖銳的衝突	032
●所有的衝突都是不相同的	032
●啓動尖鋭的衝突	033
●有替代方案	034
●廣泛的非暴力抗爭	036
●非暴力抗爭的個案	038
●非暴力抗爭的諸多方法	044
●一個務實的選擇	046
●要用什麼詞彙?	048
●揭露錯誤的觀念	050
●是人類本性嗎?	053
發掘權力的根源	056
◆人類的問題與權力分配	056
●政治權力被認爲是由暴力而來	059
●政治權力是可變的	061
●權力的社會觀點	063
●政治權力的來源	064

●非暴力抗爭的武器

●依賴於服從與合作的權力來源	068
●服從是政治權力的核心	072
●同意與同意的撤銷	075
●抵抗的結構性基礎	078
●控制政治權力的因素	080
●自我解放與權力潛能的動員	082
一種抗爭的積極技術	088
●一個簡單的深度觀點	088
●啓動衝突抗爭的一個方法	091
●行動方法的分類	093
●要成功的必要條件	096
●非暴力抗爭的使用與效果	098
●鎮壓與改變的機制	101
●非暴力抗爭的其他要素	106
●戰略的重要性	107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109

109

110

112

119

3. 阻絕中斷的方法:非暴力介入干預的方法	133
P.359-430	
簡介動力學	140
為非暴力行動奠定基礎	142
●面對對手的權力	142
權力變化之社會來源	143
● 非暴力行動的風險與變化	145
●非暴力抗爭的領導	147
●擺脱恐懼	148
● 非暴力抗爭的準備	149
●爲可能的抗爭規劃戰略	150
尖銳縮小攻擊重點	152
●激發「因果意識」	153
●非暴力行動的數量與質量	154

●認識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1. 傳達訊息的行動: 非暴力的抗議與説服

2. 中止合作與協助的行動: 不合作的方法

對抗鎭壓的團結與紀律

●團結的必要性

●組織這個運動	155
●非暴力抗爭的開放性與保密性	157
●公開性對對手的效應	161
●談判	162
●有時候要下最後通牒	164
兆戰帶來鎮壓	167
●雷聲響起	167
●初期兩極化後的權力轉移	170
●對手最初的問題	173
●壓迫	177
●鎭壓的類型	179
●讓鎭壓變得無效	183
●堅持	184
●面對鎭壓	186
●面對暴行	188

194

194

●保持融洽與團結	195
●激發持續抗爭的誘因	195
●減少投降的理由	196
●約束或制裁	197
不合作與政治柔道術	211
●不對稱的衝突情勢	211
●非暴力抗爭的「武器」	212
●非暴力的抗議與説服	212
●不合作的方法	215
●社會性的不合作	218
●經濟性的不合作	218
●政治性的不合作	221
●非暴力的介入干預	223
●不合作的主要衝擊	226
●政治柔道術	228
●利用對手的權力來削弱他們	231
●增進來自不滿團體的支持及參與	232
●激發對手自己陣營內的異議與反對	235

延伸閱讀 2 目錄

簡介戰略性規劃

●爭取尚未承諾的第三者	239
第三者意見之影響的決定因素	241
●第三者支持之未來	243
●較不嚴重之鎭壓與反非暴力的行動?	244
●小結	245
四種可能實現成功的方法	247
●四條邁向成功的道路	247
●説服轉換	247
●配合調處	251
●非暴力的強制脅迫與分支瓦解	253
權力的再分配	261
●成功的結果是什麼?	261
對非暴力抗爭陣營的效應	263
●權力的分散與非暴力的技術	270

279

P.433-508

283
283
284
286
287
292
294
297
300
303
306
308
308
310
312
314

亚伊曼雷 2 目錄

●參與者各方的條件與能力	315
●第三者	319
●依賴關係的平衡	320
●何時發動抗爭	321
●戰略的層次	323
●總體大戰略	325
●策略	329
●戦術	332
●方法	334
●方法的選擇	339
●抗爭期間	343
●戰略性的規劃	345
若干戰略性的指導方針	351
●必須要謹愼地關注	351
●非暴力抗爭的知識	351
●自力更生與第三者的援助	355
●一場單一的抗爭或是許多運動?	357
●目標的確定	361

強化民眾與抵抗者	366
●機構的強化	369
●領導階層的角色	371
●確保關鍵物質資源的管道	373
●破壞對手的權力來源	375
集中力量打擊弱點	380
●讓對手失去平衡	384
● 阻擋對手的控制	386
●反抗對手的殘暴鎭壓	388
●維持堅定的非暴力紀律	393
從指導原則到採取行動	397
抗爭的指揮	399
●戰略性規劃的角色	399
●抗爭民眾的準備	401
●面臨問題:障礙或挑戰?	403
保持動量與主動性	404
●監測衝突抗爭的過程	408
●戰術與方法的轉變	412

●撤退或加速?	413
●挫折之下盡力取勝	415
●將衝突作一個了結	417
●失敗	418
●好壞參半的結果	423
●成功	426
熟練地處理過渡時期	430
●拓展未來的潛力	434
付錄一:為非暴力抗爭準備一個	
践略性的估計	437
●戰略性估計的重要性	439
●必要的資訊	444
●小結	471

延伸閱 3 目錄

♦P.1-143

政治權力之理論	040
●權力是單一整體的理論	043
●權力的多元性模型	046
●小結	055
支撐的支柱	057
●支撐之支柱的辨認	058
●警察	058
●軍隊	061
●國家公務員	064
●媒體	065
●商業界	067
●年輕人	069
●工人	071
●宗教組織	073
●非政府的組織(NGOs)	074

服從

077

延伸閱讀 3 | 目錄

●習慣	079
●對制裁的恐懼	080
●自身的利益	081
●道義的責任	082
●被神化的因素	083
●對統治者的心理認同	084
●冷漠的區塊	085
●自信心的缺乏	086
●小結	087
非暴力抗争的機制與方法	088
●機制	089
●説服轉變	090
●配合調處	094
●強制脅迫	102
●分支瓦解	106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107
●抗議與説服	109
●ア人佐	111

問題的解決	121
●參謀研究問題的格式	124
小結	130
戰略性的估計	131
●發展一個任務說帖的推論與考量	134
●情勢的估計	140
小結	171
行動規劃的思考	173
●安全的顧慮	175
	178
●一個行動計劃的格式	180
●控制的措施	185
●拉近不是推開支撐的支持	187
●能力與意圖的對比	188
●創造讓對手兩難的困境	189
●小結	191

延伸閱讀 3 目錄

心理性的行動	192
●宣傳的組成	196
●宣傳的分類	200
● 溝通的技術	203
●警告!	208
●小結	211
戰略性思考的深度見解	212
●馬基雅維利	213
●克勞塞維茨	219
●甘地	230
●巴希爾利德爾哈特爵士	235
●小結	238
恐懼	239
● 恐懼的生理學	241
●克服恐懼的效應	243
小結	250

AT.**	
領導	252
●領導特質	255
●領導風格	266
小結	269
污染物	271
暴力是一種污染物	272
●表現不團結就是一個污染物	274
●排他性的觀念	276
●民主運動内外國人的存在	277
●軍隊對政治抗爭的積極參與	279
不適合非暴力衝突的組織結構	280
●特務	283
●小結	283
影響外部的觀衆	284
● 政府	285
●非政府組織	287
●媒體	291

延伸優寶 3 目錄

●小結

諮詢與訓練	299
●爲有效之訓練而發揮最大化的人力資源	302
●核心知識的標準化	303
● 多元化知識與技術的來源	307
●有效的導師與顧問是什麼造成的?	309
●一些最後的思考	316
P.165-166	
附錄一:為準備戰略性估計之	
建議格式	318

298

延伸閱 5 目錄

♦P.1-90

7/7 == 1 1/ == +1 1/ == +1 1/ == +1	
務實地面對獨裁政權	033
●一個持續的問題	035
●以暴力獲得自由?	039
●政變、選舉、外國救星?	042
●面對殘酷的真實	046
談判的危險性	050
●談判的優點與侷限性	051
●談判而投降嗎?	053
●談判裡的力量與正義	055
●「可以被接受」的獨裁者	058
●什麼樣的和平?	060
●會有希望的理由	061
權力從哪裡來?	064
「狙公」的寓言	064
●政治權力的必要來源	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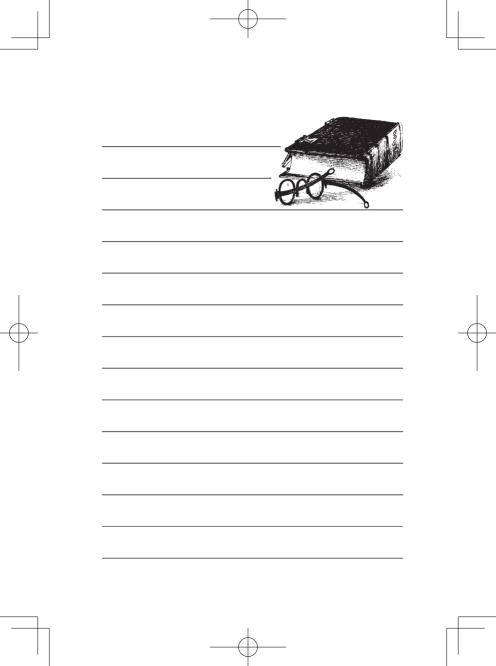
延伸閱 5 目錄

●民主權力的中心	073
獨裁政權有弱點	077
●確認阿基里斯(Achilles)的腳後跟	077
• 獨裁政權的弱點	078
●打擊獨裁政權的弱點	082
行使權力	084
●非暴力抗爭的運作	085
●非暴力的武器與紀律	087
開放性、機密性、與高標準	092
●權力關係的轉移	094
●四種改變的機制	096
●政治反抗的民主化效應	099
●非暴力抗爭的複雜性	102
戰略規劃的必要性	103
●實際可行的規劃	104
規劃的障礙	106

●戰略規劃的四個重要名詞	111
戰略的規劃	118
手段的選擇	120
●爲民主而規劃	122
●外來支援	123
●制定總體大戰略	124
●運動策略的規劃	128
●傳播不合作的理念	133
●鎭壓與反制措施	135
●遵守這個戰略性規劃	137
政治反抗的運用	139
●選擇性的抵抗	140
●象徵性的挑戰	142
●分擔責任	144
●瞄準獨裁者的權力	145
戦略的轉變調整	150

延伸閱 5 目錄

分支瓦解獨裁政權	152
●逐步提升自由	156
分支瓦解獨裁政權	159
● 負責任地處理勝利	160
可長可久之民主的紮根工作	164
●新獨裁的威脅	165
●阻止政變	166
●憲法的起草	168
●民主式的防衛政策	170
●高尚的責任	171
附錄一: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174
附錄二:致謝詞與「從獨裁走向 民主」之簡史	183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4)

社會權力與政治自由

原 著/吉恩・夏普

協助編撰/傑米拉·拉奎伯

原著單位/愛因斯坦研究所

翻 譯/蔡丁貴

審 訂/林哲夫

主 編/林芳仲

校 稿/蔡丁貴、林哲夫

編 輯 群/林哲夫、蔡丁貴、蔡明憲、陳校賢、鄭國忠、施正鋒、林芳仲 執行編輯/李鳳珠

封面設計/李夙儒

出版發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電 話 / 02-23625282分機363

傳 真/02-23628096

E - m a i 1 / lees@mail.pct.org.tw

網 站 / http://www.pct.org.tw

承 製/前衛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電 話 / 02-25865708

專 真/02-2586375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 / 2013年 3 月

Taiwan Edition © 2013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此書之書款,採自由樂捐。若您願意分擔出版費,請將款項匯入:

户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匯款銀行:華南銀行公館分行

帳號:118-20-079667-1 郵政劃撥帳號:19566285

户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請註明爲公義和平基金奉獻